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

經名：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。宋陳景元編撰。十卷。據楊仲庚序，是書朴理宗寶祐六年（公元一二五八年）刊行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一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道經

上篇明道以常道為宗。常道者，虛心以待物者也。

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

夫道者，杳然難言，非心口所能辯。故心困焉，不能知。口辟焉，不能議。在人靈府自悟爾，謂之無為自然。今標道者，已是強名，便屬可道。既云可道，有變有遷，有言有說，是曰教典。何異糟粕，嘗試舉揚，且從訓釋曰：道，通也。萬物得之，無所不通。亦曰：道，蹈也。取道路以為稱。《說文》曰：一達謂之道。先賢令人體而行之，故曰道也。至于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皆道之用。用則謂之可道。可道既彰，即非常道。常道者，自然而然，隨感應變核物不窮，不可以言傳，不可以智索，但體冥造化，含光藏暉，無為而無不為，默通其極耳。嚴君平曰：可道之道，道德彰而非自然也。今之行者，晝不操燭，為日明也。日明者，不道之道常也。操燭者，可道之道彰也。夫著於竹帛，鏤於金石，可傳於人者，可道之道也。若乃可傳而不可受，可得而不可見，自本自根，未有天地，自古以固存，神鬼、神帝，生天生地者，常道之道也。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，實謂玄之又玄，神之又神也。

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

道者，體也。名者，用也。用因體生，名自道出。既標其名，即可稱用。稱用既立，故曰可名。可名既著，即非常名。常名者，謂應用無方，支離其德也。嚴君平曰：可名之名，功名顯而非素真也。列子居鄭圃四十年，人無識者。國君、卿大夫視之猶衆庶，此真守常名者也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。

無名者指道而言也。萬化未作無以強名。及妙本之始，既降，渾淪之樸，將離，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。嚴君平曰：無名，無朕，與神合體，天下恃之，莫知所以變於虛無，為天地始，此體道者也。

有名，萬物之母。

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也。天施地化，茂養萬物。亭之毒之，如母養子。故曰有名，萬物之母。夫大道杳冥，豈繫乎有名無名哉。聖人約用立教，以明本迹同異爾。凡日新之道，皆曰無名，是故始萬物者，為無名。成萬物者，為有

名也。嚴君平曰：有名者之為化也。尊道德，貴神明，師太和，則天地，故為萬物母，此用道者也。

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

欲者，遂境生心。妙者，要又微之極也。徼，邊隅也。大道邊有小路，曰徼。又歸也。夫虛無之道，寂然不動，則曰無欲。感孕萬物，則曰有欲。無欲觀妙守虛無也。有欲觀徼謂存思也。嘗謂真常即大道也。無欲有欲，即道之應用也。道本無物，物感道生，形而上者謂之道。形而下者謂之器。上士知微知章，睹其未然，已盡其妙，故曰常无欲，以觀其妙。中士因循任物，見其群村，乃得其用，故有萬不同真理難測，但覘其邊徼耳。又解曰：夫人常體大道之微，守清靜之要，復性命之極，不為外物所誘，則志意虛澹，可以觀道之要妙，造徼之至極。嚴君平曰：心如金石，形如桔木，默默隅隅，志如駒犢者，無欲之人，復其性命之本也。有欲之人，食遂境物，亡其坦夷之道。但見邊小之繳，迷而不返，喪失真原。先賢或以謂無欲者，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，忘其本迹也。有欲者，從本起用施于可道，立教應物，成濟衆務，見物所終了知歸趣，前以約身為說，後以化民為言，修身治國此兩者同。理無不備也。

此兩者同

此兩者謂可道可名，無名有名，無欲有欲也。俱蘊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，體用未彰，善惡都泯，故云同也。

出而異名。

出謂從本降述可道漸分，雖起自一人之心，而五常之用殊別，賢愚有隔有變，萬端壽夭存亡，其名各異也。

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

玄者深妙也，冥也，天也。所謂天者，自然也。言此無名有名，無欲有欲，皆受氣於天，察性於自然，中和濁辱，形類萬狀，蓋由玄之又玄，神之又神，所謂自然而然也。若乃通悟深妙，洞達冥默者，是謂有玄德也。

衆妙之門。

謂道域也。夫大道曠蕩，無所制圍，無門無房，四達皇皇也。約身而論，出則同衆人，入則為妙本，舉教言則衆真講妙而出，群聖蘊妙而歸，化導無方，湛然惟一，獨立不改，是曰知常。既有出入之由，故曰門耳。莊子曰：有乎生，有乎死，有乎出，有乎入，入出而無見其形，是謂天門。天門者，無有也。萬物出乎無有，斯亦謂衆妙之門也。

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。生萬物者，其唯妙道乎。用道者，其唯聖人乎。聖人之道，日新其變，應用無方，故曰常也。出處有邊，欲異而為，故曰可也。可道必名，名必有知，故次之以天下皆知。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

美善生於妄情，以情之所好為美，情之所惡為惡，縱已妄情，非惡而何。以己之所是為善，己之所非為不善，縱己是非，安有美乎。莊子曰：是非吾所謂情也。吾所謂無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此謂止於實當也。夫聖人豈無美善，蓋有而不矜，同於無也。不矜則德全，同無則害遠，德全害遠，美善盡矣。若以美善化天下，使知其美之為美，蓋未盡善也。《經》曰：上德不德，下德不失德。是矣。且天下善人少，而不善人多，若矯其治迹，竊而侮之，斯為惡矣。君平曰：昭昭不常存，冥冥不常然，榮華扶疏，始於仲春，薺麥陽物，生於秋分，冬至之日，萬物滋滋，夏至之日，萬物愁悲，謂其盛必有衰，美必有惡，陰陽尚爾，況於人乎。斯戒其矜夸美善者也。

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

此六事因矜美善動入有為。有為既彰，偏執斯起，殘賊互生，物失其性，故結以聖人無為，而玄德不去。夫有無之性，本不相生，今言有必出於無，論無必生於有，故曰有無之相生也。難易之法，本不相成。譬如陶者易於治埴，必難於治木。匠人易於治木，必難於治埴。彼此相易，則難就，各守其工，則易成，故曰難易之相成。長短之相，本不相形，見鶴而知兔經之短，觀兔而識鶴經之長。以此相因，物皆如是，故曰長短之相形。高下之名，本不相傾，名位不足，故有傾奪之心。若處高而不驕貴，故無下之者。在下而不卑辱，故無高之者。若企羨交馳，則遍相傾覆，故曰高下之相傾。音聲之鳴，本不相和，是猶天籟自鳴自己。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，以相和鳴，故曰音聲之相和。前後之時，本不相隨，有如日夜相代，昨夜是今日之前，今日乃昨夜之後。又如前後行步之達，舉足下足，何先何後，遷易也。君平曰：無以有亡，有以無形，難以易顯，易以難彰，寸以尺短，尺以寸長，山以谷摧，谷以山傾，音以聲別，聲以音停，先以後見，後以先明，故無無則無以見有，無有則無以知無，無難無以知易，無易無以知難，無長無以知短，無短無以知長，無山無以知谷，無谷無以知山，無音無以知聲，無聲無以知音，無先無以知後，無後無以知先。凡此數者，天地之驗，自然之符，陳列暴慢，然否相隨，終始反覆，不可別離，神明不能遁，陰陽不能違。由此觀之，帝王之事，不可以有為為也。

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

此言上古無為之君，不以美善治天下，而天下自治也。無為者，非拱默閑堂也，謂美善都忘，滅情復性，自然民任其能，物安其分，上下無擾，故也行

不言之教者，以身帥導，正容悟物，隨時舉事，因資立功，理契言忘之謂也。

萬物作而不辭。

作，動也。聖人在宥天下，無事無為，故百姓耕而食，織而衣，含鋪而熙，鼓腹而遊，樂其性分而動，皆飲無為之化也。故聖人任之而不辭，夫民可使由之，而不可使知之。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。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不居。

萬物自生，卓然獨化，不為己有。群品營為，各適其性，不恃己德。功成事遂，道洽於物，心遊姑射之山，不居萬民之上。此聖人之全德也。

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夫聖人功同造化，使萬物咸得其極，而忘名忘己也。不居者，不以位為己有，故民莫覺莫知，是以其道不喪，其德不去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楚不將子發攻蔡，瑜之，宣王郊迎，列田百頃，而封之執圭。子發辭不受，曰：治國立政諸侯入賓，此君之德也。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，此將軍之威也。兵陳戰而勝敵者，此庶民之力也。夫乘民之功勞，而取其爵祿，非仁義之道也。故辭而弗受。此功成不居之謂也。

知則善惡互生，高下之傾，不能逃也。難易對陳，長短之才，無由隱也。長短彰則爭尚賢德，故次之以不尚賢。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

夫人君之謙下雌靜，不矜尚己之賢能，則民之從化，如風靡草柔，遜是守何有爭乎。《經》曰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。又解曰：人君靜，大臣明，刑不避貴，澤不隔下，賢、不肖各當其分，則士無爭矣。若人君依違，大臣回佞，雖尚賢求士，外忠內僻，情毒言和之才至，至則姦偽生而交爭起。君平曰：盛德者為主，微劣者為臣，賢者不萬一，聖人不世出，夫天生之賢、匪，由尚出也。又曰：譬如使駑馬、碎驪並馳於夷道，鴻鵠、鶉鷄雙翼於青雲，則賢、不肖可知矣。此乃自然，非由尚也。

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

難得之貨，謂金玉珠犀也。言上化清靜，民務耕識，藏金於山，捐珠於淵，不利貨財，不近貴富，則民無責盜之心矣。又解曰：驪龍夜光之珠，金玉錦繡之玩，君王不貴，臣民無貪，盜賊於何而有。語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引神農之法，曰丈夫力壯而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。婦人當年而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身自耕，妻自織，以為天下先，其導民也。不貴難得之貨矣。

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

可欲者，謂外物感情，令人生可尚愛欲之心也。而日不見者，非遠絕不見

也，謂不以見為見，而為無為也。若乃人君見外物，而無可尚愛欲之心者，是不為色塵所染亂，則性原清靜恬澹，而復其真一矣。人君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，而淳朴之風可致矣。君平曰：世不尚賢，則民不趨，不趨則不爭，不爭則不為亂。世不貴貨，則民不欲，不欲則不求，不求則不為盜。世絕三五，則民無喜，無喜則無樂，無樂則不淫亂。此自然之數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令尹子佩請飲楚莊王，王許之。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，昔者君王許之，今不果往，意者臣有罪乎。莊王曰：吾聞子具於彊臺。彊臺者，南望料山以臨方皇，左江而右淮，其樂忘心死。若吾薄德之人，不可以當此樂也。恐留而不能反，故曰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傳奕《音義》曰：古本作使民心不亂，河上公開元御本

作使心不亂，亦通。

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者聖人之治，先治其身，然後及于家國也。虛其心者，謂無邪思也。不役心逐暗泊，然內寂嗜欲，頓消神物，自定則其心虛矣。莊子曰：虛室生白吉祥止，止謂心虛，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。

實其腹。

聖人道德內充，五神安靜，愴怕自足，貴愛不生，故曰實其腹。

弱其志。

志者心之事。事在心曰志，欲令舉心行事，當守謙靜柔弱，則道全矣。

彊其骨。

骨者體之幹。夫淳和足則體潤，精神壯則骨彊，亦自然之理也。

常使民無知無欲。

聖人所以常修身虛心者，欲令百姓反樸守淳，悅然自化也。語曰：苟正其身矣。於從政乎何有。

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

民雖有貴尚之知、飾偽之邊者，然已被其清靜之風，淳朴之化，而自灰心，槁體不敢興動，有為之欲心也。

為無為，則無不治矣。

為無為，猶言行無為之道也。無為者，謂不越其性分也。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，全則所為皆無為也。物物無為，則貴尚貴求之心，泯然都忘，故淳風大行，誰云不治。

尚己賢能則民從，而爭盜縱此欲心則亂生乎。彼唯聖人治之以虛沖，故次之以道沖。

道沖，而用之或不盈。

盈古本作滿。沖，虛也。又中也。或不定之辭。又常也。言道以沖虛為用

，夫和氣沖虛，故為通用。王者得沖虛之用，故萬乘遺其富。匹夫得沖虛之用，故環堵忘其貧。身在廟堂之上，心同巖穴之下，躬服芻牧之陋，不異軒冕之華，此深得沖虛之用，而不盈滿也。君平曰：為沖者不沖，為和者不和，不為沖和，乃得沖和。沖以虛為宅，和者無為家，能虛能無，至沖有餘，能無能虛，常與和俱，斯真得大道，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。中者所用在於和也，或者不敢建，言其道也。

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淵，深靜也。兮者，深歎詠道之詞也。明此，沖虛之道，不虧不盈，體性凝湛，深不可測，故謂之淵也。夫不測之理，非有非無，難以定名，故寄言似也。群生日用，注酌湛然，體含萬象，善惡斯保，動植咸歸，故為萬物之宗。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

挫，抑止也。又折其鋒曰挫。銳，銛利也。又進也。解，釋散也。紛，多擾也。言銛利進趣功名之人，當念道沖虛，抑止貪妄，而不自見也。或憤懣奔馳，內外紛擾，能體道淵靜，釋縛解紛，湛爾澄清，以復其性。紛，河上公作忿，曰結恨也。謂陰賊瞋恚，忿恨牢結，若存道沖和，乃渙然冰釋也。

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

虛極之道，以沖和為用，其所施用，無乎不可。在光則能和，與光而不別。在塵則能同，與塵而不異。應物則混於光塵，歸根則湛然不染，尋其妙本杳然而虛，約其施為昭然而實，故曰湛兮似或存。

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吾者，老氏自稱也。象，似也。我觀至道杳冥，沖用不測，匠成萬物。今古常存道，既無祖無宗，誰敢言孫言子，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。

用道虛沖，則淵兮不滿，和光同塵，故為萬物之所宗。尋其宗而先乎天地，故次之以天地。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

芻，草也。謂束芻為狗。古人用以祭祀除被不祥用，已而棄之。言當用之時不甚愛，及乎棄之，亦不為憎也。故芻狗因神明而成，神明無用於芻狗也。無用則無私，無私則無恩，是以天地無恩，而大恩生，聖人不仁，而天仁成。不仁者，謂無情於仁愛，非薄惡之謂也。故天地無情，視萬物如芻狗，不責萬物之報。聖人無情，視百姓如芻狗，不責百姓之報。蓋天地之自然也。君平曰：天高而清明，地厚而順寧，陰陽交通，和氣流行，怕然無為，萬物自生焉。天地非傾心移意，勞精神，務有事，悽悽惻惻，流愛加利，布恩施厚，成遂萬物，而有以為也。此所謂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也。明王聖主，秉道統和，清靜不改，一以變化，神明默達，與道同儀，天下應之，萬物自化。聖人非

竭智盡能，擾心滑志，損精費神，不釋思慮，徨徨顯顯，仁生事利，領理萬民，而有以為也。此所謂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也。

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

橐者，鞴也。謂以橐鼓風而吹火也。籥者，笛也。言大地之間虛空無為，生物無私，以喻聖人之心，虛廓淵靜，應世不逆，若橐之懷風鼓之，以成器物，籥之舍聲吹之，而調音律，應用不絕，而終不可屈也。以況聖人無私無心，而不事愛利也。君平曰：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，則變化·不通，物不盡生。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，則德澤不普，海內不并，恩不下究，事不盡成，何則仁愛之為術也。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。無窮操有分之制，以授無窮之勢，其不相贍，由川竭而益之以沍也。又曰：嘓蟲動於毛髮，則寐為之不安。蚊蟲著於皮膚，則精神騷動，思慮不通。外傷蜂蔓之毒，則中心為之慘痛，末害於耳目，而百節為之不用。此言愛利存于胸中，豈得無屈撓純和耗蠹血氣乎。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多言者，謂多有兼愛之言也。多則施行難徧，故數窮屈而不遂，若法天地之虛靜，同橐籥之無心，抱守中和，其自然皆足矣。亦在乎不言之教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。徐馮曰：事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故知時者無常行。書者言之所出也。言出於知者，知者藏書。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曰：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天地運處而無私，中含虛而不屈者，由其神也。故次之以谷神。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

夫大人以太虛為空谷，以造化為至神，空谷、至神乃道之體用，豈有死乎。不死之理既甚深冥，又能母養，故曰玄牝。或谷喻天地，神喻大道。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，不其小哉。且人能懷豁無方，法太虛之廣，存任神真，資造化之靈，自然形與道合，何死之謂乎。如是，則冥然茂養，物受其賜，故曰玄牝。河上公《章句》：谷音育，訓養也。人能養神則不死。神謂五藏之神，肝藏魂，肺藏魄，心藏神，腎藏精，脾藏志。人能清靜虛空，以養其神，不為諸欲所染，使形完神全，故不死也。若觸情耽滯，為諸境所亂，使形殘神去，何道之可存哉。

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

夫太虛造化，萬類由之以出入。既有出入之名，故謂之門。根者，本也。天地雖，大，不能逃其有形，有形之類，咸以虛空太和為其根本，故曰天地根。河上公曰：不死之道在於玄牝。玄，天也。於人為鼻。牝，地也。於人為口。天食人以五氣，從鼻入，藏於心，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，其鬼曰魂。魂者雄也。主出入人鼻，與天通，故鼻為玄也。地食人以五味，從口入，藏

於胃，五味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脈六情，其鬼曰魄。魄者雌也。主出入人口，與地通，故口為牝也。根者元也，言鼻口之門，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。上言谷神不死者，勸人養神之理。此曰玄牝之門者，示人鍊形之術也。故形神俱妙者，方與道同也。夫人有身有神，則有生有死。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。流動無常，豈得言靜也。若乃空其形神，忘其物我，是以出無根，故氣聚不以為生，入無竅，故氣散不以為死。不死不生，其谷之神也。生死無常；其浮動之物也。幽深雌靜，湛然不動，其玄牝之謂也。

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綿綿，不絕之貌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。夫養神則深妙冥極，清靜虛空，綿綿若存，感物而起，無有絕時。鍊形則呼吸太和，導接血氣，飲難終之泉，咀延年之草，使其支節宣暢而不勤勞，此方可與天地同根，衆妙共門也。

太虛其谷，造化其神，牝養萬物，綿綿不死，故次之以天長地久。

天長地久。

標也。天以氣象廣覆，古今不傾，故稱長也。地以形質厚載，終始永固，故言久也。結喻成義，在乎下文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

結義也。夫天所以長清，地所以久寧者，以其覆載萬物，長育群生，而皆資稟於妙本，反其沖虛，復其杳冥，不自矜其生成之功，而守其常德，故能長生也。又解曰：天地萬物，卓然獨化，咸察自然，而不求饒一益其生，故能長生，此垂誠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

聖人無為，身在廟堂，而心游姑射，法天地之覆載，而均養無私，大有處謙而不敢為天下先。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，推而不厭，故身先也。又能忘功忘名，外身寡欲。其天下愛之，如父母，神明祐之，若赤子。故身存也。

非以其無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

天地生育萬物，而聖人外己全民，皆不以仁恩自恃，豈有自私之心乎。實無私也。無私故能長能久，以其長久，故如能成其私者也。李約曰：夫能不私於己，而私於人，人之私未必成，而已之私已成矣。《鴻殊解》曰：公儀休相魯，而嗜魚，一國獻魚，公儀休不受。其弟子諫曰：夫子嗜魚，不受何也。答曰：夫唯嗜魚，故弗受。夫受魚，而免於相，雖嗜魚，不能自給魚，無受魚，而不免於相，則能長自給魚。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。故曰：非以其無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河上公、嚴君平本作以其無私。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。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。互有其義，讀者詳之。

聖人後身外身能公於己而私於人，善柔順而利物，故次之以上善若水。

道德真經藏室慕微篇卷之一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道經

上善若水。

上善者，標人也。若水者，舉喻也。夫志人虛懷無欲，應變隨時，不逆諸緣，處善忘善，故曰上善。水能方圓凝釋，深淺浮沉，順道涵虛，咸有其理。唯至人兼而通之，故曰若水。且水蘊三能之近道，七善之利物，謂下文也。

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
此三能之近道也。水性平靜，散潤一切。天無水則陽旱，地無水則塵飛。利澤萬物，故曰善利，此一能也。天下柔弱，莫過於水，去實歸虛，背高趨下，壅之則止，次之則流，聽從於人，故曰不爭，此二能也。人之情惡，處下流好居上位，而水則就卑受濁，處惡不辭，令物潔白，獨納污辱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此三能也。幾，近也。夫水利物，則其仁廣大，不爭，則其德謙光，處惡，則其量忍垢。舉水性之三能，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，去道不遐，故曰近爾。又解曰：水為氣，母王於北方，其數六。北方者，陽德之始，陰氣之終也。生數一與道同也，道亦謂之一。道，一者無一之一，水，一者有一之一也。無一之一為道之體，有一之一為道之用，明水者，道之用，故曰幾於道也。

居，善地；心，善淵；與，善仁；言，善信；政，善治；事，善能；動，善時。

至人所居，善執謙下，順物自然，化及鄉黨，如水在地，善就卑下，滋潤群物，故曰居善地，此一善也。至人之心，善保虛靜，洞鑒幽微，湛然通徹，如水淵澄，波流九變，不失常靜，故曰心善淵，此二善也。至人若與，善行仁慈，惠及天下，不懷親愛，如水膏潤，善能升降，無不霑濟，故曰與善仁，此三善也。至人之言，善守誠信，不與物期，自然符契，如水景物，妍醜無差，流滿輒移，行險不失，故曰言善信，此四善也。至人從政，善治於民，正容悟物，物自順從，如水清平，善定高下，滌蕩群物，使無塵穢，故曰政善治，此五善也。至人臨事，善能任物，隨器授職，不失其材，如水柔性，善事方圓，能隨形器，無用不成，故曰事善能，此六善也。至人動靜，善觀其時，出處應機，能全其道，如水之動，善隨時變，冬凝夏液，不差其節，故曰動善時，此七善也。

夫唯不爭，故無尤矣。

唯，獨也。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。至人之所用心行事，出處語默，皆全于妙道，合乎物宜，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，物既不爭，安有尤過之地。又尤，怨也。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，無所怨尤之者。

道體虛無，而水數一，唯至人用之，則幾於道，又不盈而善持，故次之以持而盈之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

盈，滿也。已，止也。夫執持盈滿之物，而不知謙損者，必見其傾覆矣。慎其傾覆之禍，不如早圖休止，此垂械也。嚴君平作殖而盈之，謂積其財寶也。

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

揣，度也。又治也。銳，銛利也。言人但知銛利欲心，而貪趣富貴，殊不知揣度妄情，思治僑恣，禍患之來，不可長保。君平曰：富貴之於我，猶登山而長望也。令勢之於我，猶奔電之忽過也。言不可長保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白公勝得判國，不能以府庫分人。七日，石乞入曰：不義之得，又不能布施，患必至矣。不能與人，不若焚之，元令人害。白公弗聽也。九日，葉公入，乃發太府之貨，以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，因而攻之，十有九日，而擒白公。夫國非其有也，而欲有之，可謂至貪矣。不能為人，又無以自為，可謂至愚矣。譬白公之音也，何以異於臬之愛其子也。故曰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，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也。

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

此明盈難久持理之必然也。夫金玉滿室，徒為潤屋，然而巨盜至，則負匱揭筐擔囊而趨，雖有智者，莫之能守。故象有齒而焚身，雞畏犧而斷尾，禽獸尚如此，人何不思之。嚴君平、王弼本作金玉滿室。

富貴而僑，自遺其咎。

遺，與也。富則人求之，故便欺物。貴則人下之，故好陵人。欺陵日恣，殃咎必來，非自與而何。君平曰：金玉之與身，而名勢之與神，若冰若炭，勢不俱存。故名者神之穢也，利者身之害也。養神之穢，積身之害，損我之所成，而益我之所敗，得之以為利，失之以為害，則彼思慮迷，而趣舍悖也。又曰：益我貨者，損我神，生我名者，殺我身。患生於我，不由於人。福生於我，不由於天。陸希聲曰：持大器而滿盈，雖懼之，不如早止。居大位而亢極，雖憂之，不如早退。揣勢利而銳意，雖得之，不可永保。貪金玉而滿堂，雖有之，不能長守。貴而僑則得其禍，富而僑則益其過，僑生乎心，咎自於己，豈可怨天尤人乎。

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

此結義也。夫大功既成，顯名已遂，而不知休退者，何人哉。高鳥盡而良弓藏，狡兔死而獵狗烹，勢使然也。惟體天道之盈虛，知進退存亡者，至人哉。

外物盈滿，理必傷生，與其銳心於富貴，不若抱一而無咎，故次之以載營魄抱一。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。

道家以陽神曰魂，魂樂生，陰鬼曰魄，魄好殺，魂則遊，魄則靜。《白虎通》曰：魂者云云也，營者不定貌，故謂魂為營也。舊說載，乘也。營，魂也。又謂營，護陽氣也。魂為陽精，魄為陰靈。陽精喜動遊，故仙書有拘留之術。陰靈喜浮惑，故仙書有制伏之法。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、陰靈，抱守太和純一之氣，令無散離，永保長年矣。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，明豈離鑑乎。此教人養神也。今解曰：人欲抱一之術，當令心無散離，若無散離者，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。能如嬰兒乎。下皆以此義釋之。

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。

舊說曰專，一也，任也。氣者沖和妙氣，又自然之氣也。夫人卓然獨化，稟自然沖和妙氣，氣降形生，自無染雜。若乃專任沖妙，知見都忘，氣自純和，形自柔弱，不為眾惡所害，是得嬰兒之全和也。此教人養氣也。今解曰：能如嬰兒乎者，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，當如嬰兒純和，若能如嬰兒純和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。

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。

舊說曰滌，洗也。除，遣也。玄覽，心照也。疵瑕，病也。人當洗滌塵垢，除遣五情，內外清虛，心照萬事，瑕疵之病，瑩然不生，此教人修心也。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，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。經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，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溥也。今解曰：人欲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，能自省己躬，無疵瑕之病，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。

愛民治國能無為乎。

舊說曰治國者，愛民如赤子，臨政不可苛虐，賦役不可傷性，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，而安其生，斯無為之化也。今解曰：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，治國務農，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，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。

天門開闔，能為雌乎。

天門者，自然之門也。自然生太極，太極生天地，天地生陰陽，陰陽生萬物，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，故謂之天門。開謂散施，闔謂歛斂，開則生成，闔則衰滅，雖生萬物，而未見其生生者，雖死萬物，而未見其死死者，生生死死，而莫見其形，得不謂之自然乎。能體自然，其唯大人乎。大人量包宇宙，氣含陰陽。所為雌靜，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胸中。雌靜者，自然之妙用也。此戒治身治國者，當以雌靜是守。舊說曰：天門者，北極紫宮之門也。天有北極，星在紫宮之內，宮內又有五帝，迭相休王，故門有開闔也。開則為泰，闔則為否

，故春時青帝門開，餘門皆闔，四時之例如此。且五運終始，曆數之變，興廢不常，唯聖人知天知命，常守雌靜，則不為變動所傾，故永亨元吉也。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、口也。開闔謂喘息呼吸也。言人雌靜柔和，則氣息深遠，綿綿微妙，致其精神，恬然自在無為也。今解曰：天門開闔休王者，乃曆數之常，唯能雌靜謙下，故陰陽不能移，寒暑不能變也。

明白四達。能無知乎。

舊說日明，謂慧照也。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，聰明通達，若無見聞。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，四達海內，當塞聰蔽明，能如無知。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，是謂有道。今解曰：欲得智慧，明白四達。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，常守無知，即是明白四達之原也。

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言修身治國，能行上六事，即如道之生，物不塞其原，任其自成。而已德之養，物不禁其性，任其自成。而已德萬物卓爾，獨生聖人，豈有乎哉。群類各自營為，聖人何恃乎哉。物自長養，聖人安所主宰乎哉。斯乃忘功忘物，洞入冥極，是謂玄德也。王弼曰：玄德者，有德而不知其主，出乎幽冥者也。

抱一不離專氣，致嬰兒之和，和則物歸如輻之輳，故次之三十輻共一轂。

。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

此明有無功用，相資而立。《周禮考工記》說：車蓋圓以象天輿，方以法地，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。夫月之懸天，流行不息，車之輳地，運轉無窮。是故車以象月，三十日共一月，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。當其轂中空虛，輪得以轉行。車中空虛，人所以載其上。故其空無之處，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。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，因天地之所為，不事乎智巧。飲則用瓢，食則用手，萬物齊均，無有高下。及至王者有為，賦重役煩，百姓罷極，上求不歌，貢獻遼遠，男女負戴，不勝其任。故智者作為推轂，駕馬服牛負重政遠，解緩民勞。後世相承，巧作滋生，雕琢斑轂，朱輪飾以金銀，加以翠璣，一車之費，足以貧民，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，明為善之生禍亂也。故舉車器室三事，說有無利用之相資，因以垂戒云。

埴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

埴，和也。埴，黏土也。謂工人範和黏土，陶成形器，取其器中空無之處，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。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，憂患攻其內，陰陽賊其外，民人薄弱，羸瘦多疾，是故水火齊起，五味將形，生熟不別，乾瀆不分，故智者埴土為器，以熟酸鹹，遂至田獵奢淫，殘賊群生，制胎殺殼，以順君心，雕琢珠玉，以為盂盤，樸散為器，一至於斯。

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

鑿，穿也。半門曰戶。門傍窗，謂之牖。門戶窗牖，亦通稱也。古者穴處，謂穿鑿穴中之土，以覆其上，為戶牖居室也。取其室中空無之處，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。君平以謂人心既變，萬物怨恨，蟲蛇起，毒蠱作，禽獸害人，於是巖穴之中，不足以禦息難，全性命，終天年。故智者為作居室，上棟下宇，穿窗候望，堅關固閉，開闔疾利，蜂蟲不得入，禽獸不得至，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，大關守險，築城為固，士卒疲倦，死者無數。然而上世以為治，後世以為亂者，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，蓋在乎人爾。

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此解上三事，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，故有之以為利，利在乎器也。無之以為用，用在乎空也。夫器之為利也，必存其外，外資空用而成。空之為用也，必虛其內，內藉器利而就。故無藉有以為利，而有籍無以為用也。無則同乎道，有則成乎器。形而上者曰道。道，無形也。道雖無形，必資有，以彰其功。形而下者曰器。器，有體也。器雖有體，必資無，以成其用。故器非道不能應用，道非器不能顯功。亦如轂中有輻，器中有物，室中有人，咸因無以利有，因有以用無也。若夫治身，則神為存生之利，虛為致神之用，故無能致用，有能利物，利物在乎有，而致用在乎無，無者虛靜之謂，有者神明之謂也。神明則妙有，虛靜則至無。妙有之利，在乎存生；至無之用，在乎致神。存生致神之利用，不出乎妙有至無也。

車器之設，用無而利有，用無是空，利有是色，故次之以五色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。

五色之設，本以彰五行之象，黼黻文章，別尊卑之飾，斯則五色之用也。而後世為錦繡之麗，青黃悅目，逐物外遷，傷精喪明，不能徹視無色之色，非盲而何。五音之設，本以彰五行之聲，金石絲竹，通天地之氣，斯則五音之用也。而後世作鄭衛之聲，淫哇悅耳，耽營不已，蕩性塞聰，不能冥聽無聲之聲，非聾而何。五味之設，本以彰五行之和，鹽梅調適，養人倫之損，斯則五味之用也。而後世有熊掌之嗜，芻豢美口，饕餮無馱，濁神穢真，不能內嘗無味之味，非爽而何。爽，亡也。差，失也。

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。

田獵者，國之常禮，以講武事，示民時也。天子諸侯，每歲三田，一為乾豆，祭祀宗廟也。二為賓客，交二國之好也。三充君之庖食以時也。時之不田，則曰不恭。田不以時，則謂之暴天物。故春蒐、夏苗、秋獮、冬狩。若不遵法度，馳騁逐境，禽荒無節，暴物傷農，登崖踰險，心神發亂，非狂而何。

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

金銀珠玉，難得之貨。人若責取無馭，采求不已，則道行妨傷，而身多勞辱也。君平曰：五色重而天下盲，五音調而天下聾，五味和而天下哈，田獵興而天下狂，珠玉貴而天下勞，幣帛通而天下傾。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，五音者塞耳之椎，五味者斬舌之鐵，田獵狂惑之帥。利遠方之貨，天下之所以違也。貴難成之物，天下之所以微也。凡此數者，變而相生，不可窮極，難明而易滅，難得而易失也。殃禍之間，危亡之室也。求之以自賊，居之以自殺也。此上戒君王，而下訓兆民也。

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聖人謂有道之君也。有道之君，任聲色之外馳，養浩然之內景。腹者，受物養實其腹，則不逐物，故內全而神王，是以聖人法之而為腹也。目者，著色役亂其目，則逐物移，故外盲而精喪，是以聖人戒之而不為目也。去彼取此者，令人去目之逐物，取腹之內全也。

耽悅聲色，則戮辱及之，不貴難得之貨，而寵榮可待。故次之以寵辱。

寵辱若驚。

寵者，謂富貴慶賞諸吉也。辱者，謂貧賤刑罰諸凶也。達道之士，以形骸為逆旅，生死如贅癰，不榮通，不醜窮，知軒冕之去來，外物之寄託耳，豈有寵辱係懷而驚恒哉。此言寵辱若驚，謂中人耳。中智之士，處安而慮危，得寵而知辱，故皆如驚。世俗趨末則驚辱，中智觀本故驚寵，故曰寵辱若驚。

貴大患若身。

貴者，尊愛之稱。大患者，軒冕寶貨，外物養身之屬也。至人知身非我有，而尚外之，况尊愛他物乎。今世人謂軒冕寶貨，可以資生，故貴之如身，而不知身與物，皆是大患之本，不足貴也。

何謂寵辱，寵為上，辱為下。

開元御本作寵為下。言人得富貴，慶賞者恃寵而僑盈，則生禍。因寵獲禍，則寵為辱本，故曰寵為下。河上公本作寵為上，辱為下。於經義完全理無迂闊，下文解之，其義詳矣。皇甫謐本亦作寵為上，辱為下。言以得為上，以失為下也。

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

結義也。夫世俗據其富貴，操之則慄，捨之則悲，未達得失之非我，故皆驚懼也。中智之士，知禍福循環，譬如糾纏得其寵榮，必有悴辱，故戒之持勝，如失之驚也。《列子》曰：趙襄子使使攻翟，取二邑而有憂色，謂元積德而有重功，不可不戒懼也。孔子聞之，曰：趙氏其昌乎，此得之若驚也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

何謂者再問答張本，以起後義也。吾者汎舉自稱。夫人所以有大患者，謂

其有身也。且人之身，无毛羽以禦寒暑，必將資物，以為養性全生之具，而貪生太厚者，動入死地，故大息隨之。是由封執塵累，矜其有身也。若能外其身，不以身為身，忘其心，不以心為心，冥乎造化，同乎萬物，使行若曳枯木，坐若聚死灰，則向之寵辱大患，何緣及之。故曰：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。《齊物論》子茶謂顏偃曰：今者吾喪我，汝知之乎。夫遺照坐忘，尚諸患莫侵，況體合自然者乎。無者忘也，外也。或以無身為滅壞空寂者，失老氏之宗旨矣。

故貴以身於為天下，則可以託天下。愛以身於為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。

自无身而上，汎論士民驚執寵辱，致其大患也。自貴愛而下，專說王者未能兼忘天下，故有寄託之名耳。然寄託之說，實非上德之君，若乃遊心於澹，合氣於漠，順物自然而无容私者，則可復太古之風矣。陸希聲曰若以得失動其心物，我存乎懷，則寵辱不暫寧，吉凶未嘗息，安足為天下之正，居域中之大乎。唯能貴用其身，以為天下，愛用其身，以為天下者，則是貴愛天下，非貴愛其身也。夫如是，則得失不在己，憂患不在身，似可以大位寄託之，猶不敢使為之主，而況據而有之哉。此大道之行，公天下之意也。開元御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，愛以身為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御注曰：此章首標寵辱之戒，後以寄託結成者，夫寵辱若驚，未忘寵辱，貴愛以為，未忘貴愛。故以辱校寵，則辱不如寵，以貴方愛，則貴不如愛。驚寵辱者，尚有寵辱介懷，存貴愛者，未為兼忘天下。故初則使驚寵如辱，後欲令寵辱俱忘，假寄託之近名，辯兼忘之極致，忘寵辱則无所復驚，忘身則無為患本，忘天下則無寄託之近名。王弼本作故貴以身為天下者，則可以託天下矣，愛以身為天下者，則可以寄天下矣。弼注曰：無物以易其身，故曰貴，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。無物以損其身，故曰愛，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。不以寵辱榮患損易其身，然後乃可以天下付之也。正經今取《莊子·在宥篇》所引為定，王弼本次之，注解輔嗣，希聲為優，疑開元御本校勘時以別本增損，有失古意。

寵辱皆驚，未免櫻拂其心，唯違者順道無形，故次之以視之不見。

視之不見名曰夷。

夷，古本作幾，幾者，幽無象也。《易》曰：幾者，動之微。雖有此義，今存而不論。

聽之不聞名曰希。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請，故混而為一。

道之難狀難說也，如是，聖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耳。且道非色不可以目視而見，故於無色之中，能色衆色，因而詔之曰夷。夷者，平也，謂漠然平夷無涯淚貌，在色而無色也。道非聲不可以耳聽而聞，故於無聲之中，能聲衆聲，因而銘之曰希。希者，疏也，如物之希疏，無擊觸之聲，在聲而無聲也。道

非形不可以手搏而得，故於無形之中，能形衆形，因而詔之曰微。微者，妙也，微妙無質破，在形而無形也。唯至人以神視可見無色之色，而出於衆色。以氣聽可聞無聲之聲，而出於衆聲。以心察可得無形之形，而出於衆形。言此希夷微三者皆道之應用強名，豈可以為實有，而得致詰責問哉。故當混合而冥為至一耳。君平曰：夫鴻之未成，剖其卵而視之，非鴻也，然其形聲首尾皆已具存，此是無鴻之鴻也。而況乎未有鴻卵之時，而造化為之者哉。由此觀之，太極之原，天地之先，素有形聲端緒，而不可見聞，亦明矣。不以視視者能見之，不以聽聽者能聞之，不以循循者能得之，不以言言者能辯之，是故無形之形，天地以生，謂之夷。無聲之聲，五音以始，謂之希。無緒之緒，萬端以起，謂之微。此皆先賢舉其進道之方也。若夫能忘其視聽，真其循搏，混一都無，則至矣盡矣，不可以加矣。

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

夫形色之物，皆有涯分，不能出其定方。唯道超然出於九天之表，而不為明，存乎太極之先，而不為高，使其學者居上，與日月齊照，而其光不皦。沈然沒於九地之外，而不為暗，流乎六極之下，而不為深，使其學者在下，與瓦號同寂，而其明不昧。而繩繩運動，無窮無絕。生育萬物，而道不屬生，物自生爾。變化萬物，而道不屬化，物自化爾。萬物自生，自化，自形，自色，而不可指名於道也。既而尋本究原，歸於杳冥，復於沈默，斯乃道之運用生化之妙數也。故曰：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繩繩，接連不絕之貌，又無際也。

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

夫歸於無物者，非空寂之謂也，謂於無形狀之中，而能造一切形狀。於無物象之中，而能化一切物象。欲言有邪，而不見其形，是即有而無也。欲言無邪，而物由之以成，是即無而有也。有無不定，是謂惚恍。惚無也，言無而非無。恍也，言有而非有。故曰惚恍爾。

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

夫道先乎天地，長於上古，湛然何來，莫知其始，故迎之不見其首。而又終古不息，後乎億劫，寂爾常存，莫知其終，故隨之不見其後。此使人廓其靈臺，而法其道體也。

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古道者，無形無名，天地之原，萬物之宗也。即視不見，聽不聞之道也。老氏使其治身治世者，執持上古無為自然之道，制御即今有為煩撓之俗，歸乎淳風，復乎太始，使各正性命，不遷其德，是謂知道之綱紀也。

視聽莫請，惚恍無狀，能執持古道以御今之有為者，其唯善士乎。故次之以古之善為士者。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二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道經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

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、治國而為士者，其德用淵微，神明遠妙，智照望冥，精誠通達，是以體貌深厚，孰能知識老哉。故道大似乎不肖，列子居鄭而人莫識，此乃古之善為士者也。

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。

有道之士，德量深遠，難可知識，恐後世無以為師法，故強為說其容狀，指陳表儀，謂下文也。

豫若冬涉川，

豫，猶豫也。言有道之士，順從自然，弗逆萬物，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，然而舉事退藏，輒加重慎，雖履坦途，常憂沒溺，有如寒沍之月，揭涉長川，其心豫然而疑難，恐沈於不測之淵也。

猶若畏四鄰，

有道之士，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為，故出處而深思猶然，而畏慎謹於去就，而慮幽明之司察，有如世人避禁，而畏四鄰之竊知，此戒之深也。

儼若客，

有道之士，儼然端謹，心無散亂，如賓對主人，曷敢造次，言無事無為也。如東郭順子正容悟物，使人意消，故田子方師仰之李舍光居于暗室，如對君父，故司馬子微激賞之此，可謂能儼若客也。

渙若冰將釋，

有道之士，外雖矜莊，內心閑放其智，智如春冰之釋，渙然伴散，凝滯都亡。

敦兮其若樸，

敦者，淳厚貌。樸者，質素貌。又形未分曰樸。言有道之士，天資淳厚，質素未分，語默恬和，無文飾也。

曠兮其若谷，

曠者，寬大之稱。谷者，含虛之竅。言有道之士，德淳厚而不顯，器寬大而含容，任善惡之去來，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。

渾兮其若濁。

雜波流日渾，不分明日濁。言有道之士，內心清靜，外雜波流，若濁水之不明，曷分別乎妍醜。已上七事，治國則民不識不知，復乎太古，修身則和光

同塵，冥乎至道。

孰能濁以澄，靜之徐清。

言有道之士，心同淵泉，即其濁以澄，靜之則徐復其清矣。

孰能安以久，動之徐生。

言有道之士，支離其德，當其安以久，而動之則徐全其生矣。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不異，凡流內本澄清，同乎道體，徐徐而登，假于清真也。復為學人，恐安此徐清之道，久而不遷，住於諸境，故勉之令動別求勝法，逮及徐徐漸生，不住諸相，以至生生不絕也。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。孰能安以動之而徐生。

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弊不新成。

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，善能謙以自牧，安其虛靜。夫唯不盈者。再舉獨有至人，不矜恃盈滿，故能常守弊陋，雖有新成之功，而能持勝不動，更求進嚮，復增上善，不住小成，斯乃聖人之深趣也。

善士師古，識量深微，敦樸空曠，得幽谷虛極之道，故次之以致虛極。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

致，得也。言人能心無愛欲，得沖虛之道，參杳冥之極，復能常守清靜，則德化淳厚矣。《列子》曰：莫如靜，莫如虛，靜也，虛也，得其居也。《西升經》曰：人能虛空無為，非欲於道，道自歸之。嚴君平曰：道德虛無，故能稟授。天地清靜，故能變化。陰陽反覆，故能生殺。日月進退，故能光曜。四時始終，故能育成。釋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，去清靜則天地不能以存，往而不反，則陰陽不能以通，進而不退，則日月不能以明，終而不始，則萬物不能以生。是故有而反無，實而歸虛，心無所載，志無所彰，無為如塞，不憂如狂，抱真履素，捐棄聰明，不知為首，空虛為常，則神明極而自然窮矣。動作反身，思慮復神，藏我於無心，載形於無身，不便生者，不以役志，不利天者，不以滑神，事易而神不變，內流而外不化，覆視反聽，與神推移，上與天道，下與世交，神守不擾，生氣不勞，趣捨屈伸，正得中道。

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。今言致虛極守靜篤者，使人修之，復於妙本也。非止於人。蓋萬物之並動，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，而發於無形，生於和氣，而應於變化，及觀其復也，盡反於杳冥，而歸於無朕，以全其形真也。《易》曰：復，其見天地之心乎。天地之心謂寂然至無也。君平曰：天地反覆，故能久長。人復寢寐，故能聰明。飛鳥復集，故能高翔。走獸復止，故能遠騰。龍蛇復蟄，故能章章。草木復本，故能青青。化復則神明得位，與虛無通，魂休魄息，各得所安，志寧氣順，血脉和平，此皆暫爾復靜，猶能精神，況久歸至道者

乎。

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日復命，復命曰常。

芸芸，茂盛貌。謂草木植物之類也。或作云云，動作貌，衆多貌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。以義推之，動植雖殊，咸歸其根。虛者沖漠之謂，靜者寂怕之謂，沖漠寂怕者，乃動植之根本也。且無者有之本，靜者躁之君，動之極也，必歸乎靜，有之窮也，必復乎無。草木之根重，靜處下，則長生。花葉輕，動居上，則凋落。物尚如斯，何況人乎。故聖人舉喻，使民息愛欲之心，歸乎虛靜之本，則可以復其性命之原矣。性命之原，即杳然冥然，視不見而聽不聞者也。此唯明哲之自悟爾。能悟之者，則行住坐外不離乎虛靜寂寞，而應變不遷，是得常道，而復命者也。

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此言常道之難，如此知猶悟也。悟常道者，神變無方，性無所不通，氣無所不同，不知萬物之為我，我之為萬物，故能蹈水火，貫金石，反山川，移城邑，乘虛不墜，觸實不破，千變萬化，不可窮極，此神合常道者也。其次則毓質不衰，顏如處子，住世千載，馱而上仙，此形同常道者也。其次則語默有法，出處合時，動與陽同波，光而不曜，靜與陰同德，用晦而明，世累莫干而身無咎，此能用常道者也。若以治體為宗，則用常道為上矣。故曰知常曰明。或作日明者，言日益明達，此有漸之說也。既悟常道，當如上說。或不悟常道者，反以神變為妖，長生為誕，虛極靜篤，為空曠歸根，傷命為滅亡，不知強知，不識強識，舉心偽妄動，作皆凶易，所謂不常其德，或承之羞，故曰妄作凶。

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夫知常道者，應用萬物，善救無棄而無所不包容也。包容動植，於己無私，則襟懷蕩然，而至公矣。至公無私，則德用周普天下，無不歸往者矣。王，往也。人既歸往，天將祐之，理同自然，於物无逆，是曰真人。而能出有入无，冥乎大通，久與道合，莫知窮極，則水火不能害，金石不能殘，世息莫侵，有何危殆。

致虛守靜，歸根復命，是知常。知常之人道同大上，故次之以太上。

太上，下知有之。

太上者，謂太古之上，無名號之君也。所謂上德不德者也。其德無上可加，故曰太上，雖有君位，而不以尊自稱，任物自然，各正性命，故其教無為，其治無迹，隨時舉事，因資立功，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，但知有君上而已。謂帝何力於我哉。莊子曰：至德之世，不尚賢，不使能，上如標枝，民如野鹿，端正而不知以為義，相愛而不知以為仁，行而無迹，事而無傳，此太上之世

也。

其次，親之，譽之。

上德既衰，仁義章顯，故天下被其仁者，親而附之，懷其義者，譽而舉之。莊子曰：及至聖人，整躉為仁，跽跂為義，而天下始疑矣。疑則親譽生焉。又曰：舜有羶行，百姓悅之，故三徙成都。堯聞其賢，舉之登庸，因而禪位，此親之、譽之也。

其次，畏之，侮之。

仁義失而刑法立，刑法立則禁令嚴，禁令嚴而民畏之。夫禁令雖嚴，而權詐為事者，民從其化，而為欺罔，民歡罔則侮上之深者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太上仁化，謂太上下知有之也。其次使不得為非，謂親之、譽之也。其次賞賢而罰暴，謂畏之、侮之也。

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心有愛之謂誠，言可復之謂信，信全則天下安，信失則天下危。今既權詐聿興，欺罔並起，君信不足于下，故下有不信之心應之。夫上之化下也，如明鑑之接形容，而理無差焉。王弼曰：御體失性，則疾病生，輔物失真，則疵釁作，信不足焉，則有不信，此自然之道矣。

猶其貴言。

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為之化，不能復淳古之風，猶其貴重言教，執守陳迹，以為化方，雖然失道遠矣，不猶愈於忽言不信，而致犯上作亂者乎。

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。

夫有道之君，垂拱無為，故功業成而不有，愴默清靜，故事務遂而忘知。民皆淳朴，無所妄為，謂我自然而然也。親譽畏侮之心於何而有哉。舊說信不足，有不信，覆釋畏之、侮之，猶其貴言，覆釋親之、譽之，功成事遂，百姓謂我自然，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乎，膠柱調絃，今不從焉。

太上無為至德不顯，及其仁愛親之、譽之，則大道廢，故次之以大道廢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

大道即太古無為之道。廢，猶隱也，又陵替不行也。人心不淳，則大道隱廢。至德不行也。然後七愛漸生，義利浸長，故樸散以為器，斯則大道廢有七義也。莊子曰：魚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術，此喻大道之世也。及其兼愛為仁，裁非為義，故仁義生乎不足，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，相附以涇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，此諭大道廢有七義也。

智慧出，有大偽。

夫敦慤隱廢，則智慧出，智慧出，則大偽生，理勢然也。莊子曰：馬之真性，齧草飲水翹足而陸，喜則交頸相靡，怒則分背相踶，馬智已此矣。及至伯

樂治之，前有檟飾之息，後有鞭策之威，加之以衡厄，齊之以月題，馬乃介倪、闔扼、鸞曼、詭術，竊轡之智生矣。夫太古之時，民居不知所為，行不知所之，含館而熙，鼓腹而遊，民能已此矣。及至聖人，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，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，而民乃智詐漸毒，頹滑堅白，解垢同異之辯生矣。此所謂智慧出，有大偽也。

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六親，父子兄弟夫婦也。《禮記》曰：大道之行也，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至仁忘親也。志親者，撫諸姪如己子，事伯叔如己父，六親无有不和，孝慈於何而彰，如是則衆之奉我親，亦如我之奉衆親矣。是以上下和睦，而親親相忘也。若在長失均平之教，居幼有高下之心，故違於大順，則六親不和，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。且聖人均平，則四海一家，遊心姑射之山，杳然忘其天下矣。此則君上無為，而蒼生自化，於何而有抉目剖心之臣哉。是故瞽瞍頑而舜稱大孝，魯哲嚴而參稱能養，夏桀立而龍逢彰，商紂亡而比干顯，斯不得已而為之，非樂然也。

大道廢而仁義彰，智慧出而大偽作，欲復淳風，在乎絕滅聖迹，棄去智詐，故次之以絕聖棄智。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

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。絕之者欲復其渾樸也。河上公曰：五帝畫象，倉頡造書，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。智者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。棄之者欲歸於無為也。經曰：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夫不顯功用陳迹之聖，不用揣摩縱橫之智，則姦完不生，禍亂不作，民如童蒙，專事農業，則利民何止乎百倍。莊子曰：去小知則大知明。又曰：善人不得，聖人之道不立。盜跖不得，聖人之道不行。故須絕棄之民，始獲其利也。

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

仁者愛物，則人親之。義者宜物，則人譽之。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，親譽既行，則跌尚奔競之心生，而性命之和失矣。性命之和失，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。今使絕而棄之，是欲人全性命，而復孝慈也。

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

巧者雕斯刻削機械肩鏑之謂也。利者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。夫機械肩鏑權衡符璽之屬，於小則能守備，於大則不可禦寇。今日絕棄之者，是猶擿玉毀珠焚符破璽，使民朴鄙，而盜自止也。

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

屬，繼也。三者謂絕聖棄智、絕仁棄義、絕巧棄利。言此三者雖欲不用，而復其淳古之風，然紀之為文，垂之為教，尚未明白於理不足，故人多有疑

難之者。別令有所屬繼，使韋心渙然如冰之，釋在下文。

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見素謂守其純素，不雜文飾，聖迹智謀，自然絕矣。抱樸謂歸其樸厚，不徇矜夸，仁義之情，自然棄矣。少私謂守分至公，不好外美，而機巧自然絕矣。寡欲謂節儉制情，泊然安靜，而浮利自然遺矣。夫聖智之迹，可以救近而不知傷遠，仁義之情，可以濟急而不知違真，巧利之器，可以助小而不知害大，故聖人明而不顯，知而不用，唯以見素抱樸為懷，少私寡欲為念，如是治國而民躋富壽復于古風，修身則槁體灰心咯然喪耦矣。聖邊絕則機智自忘，仁義絕則慈孝親睦，斯由學者之弊，故次之以絕學無憂。

絕學無憂。

夫道者杳然難言，豈學者可得而進，故可傳而不可授，可得而不可具。輪扁之俠，非不傳也，蓋無受俠之質也。況聖人之道乎。今之學者，但糟粕而已矣。所言絕學，非謂其絕滅不學也，謂守自然之性，不越分外而學也。猶如晁經雖短，續之則憂。鶴經雖長，斷之則悲。夫離朱師曠，天生聰明，後之學者，或政眇塞性之長短，豈跂慕矜夸所能逮哉。去其跂慕，則無憂樂，蓋稟其自然之氣，得乎聖人之心，是以真曷足求而妄不足除也。世之務學而有憂者，垂首刺股，所趣不過虛名，映雪聚螢，所逐止存浮利，以政寵辱皆驚，憂樂兩陷，何其迷哉。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，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。

唯者，恭膺也。阿者，慢應也。以名教言之，則唯恭而阿慢，以誠理論之，唯阿皆膺聲也。而世之執者，使變阿為唯，或以唯異阿，是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，相去何遠也。若忘世之執，則無唯阿之分。善者，吉之稱。惡者，凶之名。學而履之者，善也。不學而悖之者，凶也。夫道杳然虛極，淵兮沉靜，豈係學與不學哉。今為善者無近名，名極則害身，為惡者無近刑，刑極則殘生，放善之與惡非道之實，乃外物耳。既皆外物，則相去奚異哉。唯其絕學者，雖有聖智，而不自知，況善惡唯阿乎。或說云：變俗學為真學，變阿為唯，變惡為善，如反掌耳。上之言至理也。此之言世教也。若以此辯，又何以異乎唯阿哉。古本作美之與惡，如上章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，其未央哉。

至人真心妙道，絕學無憂，雖忘善惡於胸中，必順唯阿於形外，善惡之戒，不敢不畏，其唯蘊道之深者乎。小夫則不然，慕善而不行善，畏惡而不去惡，馱溺世學，往而不反，荒廢真性，未嘗有中止之時。央，中也，止也。

衆人熙熙，如饗太牢，如春登臺。

熙熙，悅樂之貌。春臺，時物之華。此舉喻也。世人因學政偽，逐境失真

，汨沒於愛欲之波，熙熙悅樂，如餓夫之臨饗太牢，志無肌足，馳聘乎許冕之途，欣然觀望，若遊子之登賞春臺，心迷不反也。

我獨怕兮，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，若無所歸。

怕，寂也，又安靜無為貌。兆者，形狀之初。孩，笑貌。乘乘，運動貌。夫至人之心，寂然安靜，無為虛愴，莫知其形狀之迹，雖處乎囂塵之間，觀物之遷變，瞳然若嬰兒之不能分別笑耦也。既而隨世混迹，與物同波，乘衆人之所乘，行不崖異浩然都任，若無所歸趣也。又解乘乘，若虛舟之東西，而，無所歸止也。怕，一本作魄。王弼作廓。乘乘，王弼作備備，一本作魁魁。

衆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，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。

沌沌，不分貌。夫人心有所係，觸境如歸，饜饜於富貴之間，謂其心有餘樂矣。是以至人批糠世務，纏繖紳修，知軒冕之去來，如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。此乃心字沌沌而莫分，磅礪萬物以為一愚人之心，固欲辯其美惡矣。一本作純純者，質樸無欲貌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，言非愚人之心，實無分別，則至人之心險然若此也。

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

昭昭，光耀自街貌。夫世俗為學，而日益浮麗，自謂昭昭，光耀街常才藝，是以至人智周萬物，未嘗矜夸，如同昏闇也。

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忽兮若海，漂兮似無所止。

察察，嚴明貌，又苛急貌，又矜持貌。悶悶，寬裕貌。或作惛惛者，昧昧貌。夫世俗因學為政，制度嚴明，立法苛急，矜持有為，故民不聊生，是以至人體天法道，因循任物，在宥天下寬裕昧昧，民乃全其真也。莊子曰：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，然雖昏默不分，晦冥難測，而萬物歸之，莫知其所往，百姓用之，不知其所竭，善下廣納，莫測其深，故曰若海。而又應變之道，莫定其方，若流波漂揚，無所止著。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，言至人容儀忽然晦昧，尸居其心，寂靜無所擊縈，此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。二義俱通，今從上說。

衆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以，用也。世人崇尚學業，不能無為，而有所施用，故曰有以。至人行若曳槁木，居若聚死灰，不外飾其形，故獨似頑鄙爾。夫至人出處，語默非欲異於人，而自然與人異，何也，貴用其道爾。用道者，體與造化冥，故曰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食，用也。母，道也，本也。或說食，養也，母，神也。神能生身，故曰母。世人貴有欲以喪形，至人貴無欲以養神，故異於人。又曰：母，氣也。世人嗜好滋味，而至人貴食和氣，所以異於人也。或曰老氏以和光同塵為務，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云，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，蓋不得已而言也

。夫至人所行，何嘗有異，自是世俗動靜相反，因垂言立教，故有彼此云爾。

失禮之憂因學而有沌沌若昏，德容光大，故次之以孔德之容。

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

孔，甚也，大也。容，狀也。從，順也。至人冥於道者也。常道無名，唯德以顯之，至德無本，順道而成之，夫大德之人於諸相，豈可見邪，唯有順道之容，髡鬣是其狀矣。

道之為物，唯倪唯惚。

夫道杳然難言，故紙聽不能聞見，何物之可謂邪。今言物者，蓋因強名以究妙理也。夫大德之人，能從順于道，道既無形，何從之有。既無其形，又不可名，當何以為從乎。唯叩其恍惚者，則可以影響，其象罔耳。倪似有也，在有非有，惚似無也，居無非無。居無非無，即空是色也。在有非有，即色是空也。有無不可測，復假借于象物，以明道也。

惚兮倪，其中有象，倪兮惚，其中有物。

象者，氣象。物者，神物，即莊子之所謂真君，今之所謂性者也。夫道，倪惚不定，謂其無邪，惚然自無形之中，悅爾變其氣象，將為萬物之朕兆也。謂其有邪，倪然自有象之初，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。然而至無之中，有神物焉。神物者，陰陽不測，妙萬物以為言者也。千變萬化，無所窮極，經營天地，造化陰陽，因氣立質，而為萬類，治身治國，鍊粗入妙，未有不由神物者也。

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
窈，深遠貌。冥，寂墨貌。夫道，倪惚不能定，象物不能見，又窈兮深遠，冥兮寂墨，問者不知其體，應者不明其理，然而中蘊純粹之精，畜乎自然之信。其精非偽，故曰真。其化應時，故曰信。猶烏足之為躋螭，人血之為野火，朽瓜為魚，賢女為石，雖動植之類萬殊，未有不精感而變信至而不化者也。非至德，孰能通於此。

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衆甫。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，以此。

閱，度也，又披也。甫，本始也。夫道，上自往古，下及來今，湛然常存而不去形，雖不見名常在焉。以喻至人得道長年，故能閱度萬物之本，始知其皆始於道，故閱之以成其形質也。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，生死終始之然哉。答以道之倪惚窈冥，常在不去，故能應變為治，清靜無為，度閱萬物之遷移，未有不資稟于道者，以此也。

大德之人，從順於道，順道則曲全，故次之以 曲則全。

道德真經藏室慕微篇卷之三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道經

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弊則新，少則，多則惑。

夫聖賢之士，博通古今，鈎深致遠，廓然見獨，而蟠曲才能，未嘗顯耀者，欲遠害全身也。聰達明察，功業顯著，心直如矢，志端如弦，常枉己屈伏，而不自伸者，此則大直之士也。又解至人不與物逆，物來枉己，則屈伏以受之，彼必內省知非，則直自歸之，故曰枉則直也。夫陵原川谷之變，高下不常，川谷窪下則水就而滿之，陵原高峻則雨剝而頽之，人之謙下則衆仰而歸之，以致其光大，故曰窪則盈。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，弊薄其身，則衆共樂推，而其道日新矣，故曰弊則新。夫少者簡易之謂。《易》曰：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《西升經》曰：子得一，萬事畢。多者博學之謂。莊子曰：文滅質博溺心。《列子》曰：路多岐則亡羊，學多方則喪道也。

是以聖人抱一，為天下式。

《經》曰：道生一。一者，道之子，謂太極也。太極即混元，亦太和純一之氣也。又無為也。聖人抱守混元純一之道，以復太古無為之風，可以為天下法式。何以謂一，為無為也。《經》曰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。莊子曰：天無為以之清，地無為以之寧。以此可明矣。自曲則全下六事，尚有對治之迹，此云抱一，無為，可以兼包之，故為天下式。

不自見，故明。不自是，故彰。不自伐，故有功。不自矜，故長。

此四事，皆無為之識。夫聖人無為，何嘗顯見己之才能，則天下自然稱其明矣。河上公曰：聖人雖明，不自見千里之外，乃因天下之目以視之，故能明達。夫能用天下之目者，亦不自顯見之意也。音訓雖異，其旨略同，且聖人虛靜，何嘗自是而非人，蓋彼我都忘，則天下自然稱其是，而其德彰矣。聖人恬愉，何嘗自伐取其德美，則天下自然稱其功業矣。聖人寂莫，何嘗自矜大其賢貴，則天下自然稱其有道而長存矣。

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《鴻烈解》曰：趙簡子死，未葬，中牟入齊。已葬五日，襄子起兵攻之，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千丈，襄子擊金而退。軍吏諫曰：君誅中牟之罪，而城自壞，是天助我，何故去之。襄子曰：吾聞之叔向曰：君子不乘人於利，不迫人於險，使之治城，城治而後攻之。中牟聞其義，乃請降。故曰：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夫聖人純一，無為，何嘗有爭競之心哉。《經》曰：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

，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，蟲獸尚爾，況於人乎。然而上古有此曲全之語，豈今日之寓言哉。人能行之，誠有全德之美，而歸之于身，此再三勸勵之深旨也。

曲全抱一，不矜不伐，不矜伐則希言，故次之以希言自然。

希言自然，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

《易》曰：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貴其希疏而戒其不常也。言希疏則合自然。夫至人有問即應，接物即言，動靜以時，故合自然。以諭風雨時若，則利乎萬物，暴卒不常，則為害。飄，猛烈也。驟，暴急也。從旦至晡，為終朝。自早及暮，為終日。夫山澤相通為此飄風，陰陽噴激作此驟雨，蓋由陰陽失節，和氣不洽而致此，故不能長久也。以況於人，語言違戾，喜怒不常，其於純和，寧不喪乎。

孰為此者，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。

設問誰為此飄風驟雨者乎。答是天地之所為也。夫形之大者，莫過乎天地，氣之廣者，莫極乎陰陽。陰陽相擊，天地交錯，而為猛風、暴雨，尚不能崇朝終日，何況人處天地之間，如毫末之在馬體，況敢縱愛欲任喜怒，暴卒無節，趣取速亡，不亦悲乎。

故從事於道者，同於道；德者，同於德；失者，同於失。

從，為也，順也。夫道，虛無自然安靜簡易之謂也。言人為事，當從順于道，希言愛氣，永保天和，豈可若飄風驟雨而不久長也。然而順道者，動與陽同波，靜與陰同德，聚則成形，散則成氣，出有入無同於妙道行乎。德者，內全諸己，不喪精神，外濟于物澤及蒿萊，功成不居，同於上德趣嚮。失者，以嗜欲為樂，韁鎖為榮，荼然痕役，而心不悔，甘乎死地，同於喪失也。

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。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。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言氣類相感有如此也。夫體冥妙道者，非但民之樂推，而大道之君亦得其人矣。功合上德者，非但民之仰戴，而至德之士亦得其人矣。心溺于喪失者，非但尸魄之欣樂，而失喪之徒亦得其人矣。蓋各以類應也。是以信乎道者，得其道。信乎德者，得其德。不信于道，輕忽于德，故道亦不應，德亦無稱。天下豈有信之者哉。故曰：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希言寡辭自然同道，道同德洽而无跨跂，故次之以歧者不立。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

跂者，舉踵而望，又進貌。跨者，夾物也，又超略貌。夫饕餮冒進之夫，跂望非分欲求寵榮，雖苟得之，有若延頸舉踵，何能久立乎。而又才力卑劣，欲超略勝人，衆共蔽之，使不得言，跨步夾物，心欲速達，何由得行乎。

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

曲則全，第二十二章，明聖人無為不自矜伐，而未嘗彰顯。此章言小夫則不然。自見己之才美賈銜而蔽人，其於事也，豈得明乎。自是而非彼，美己而惡人，其於理也，豈得彰乎。仁不濟物，義不裁非，自取名譽，以為光耀，其於治也，豈有功乎。矜大己能，以壓愚下，其於道也，豈得長乎。

其於道也，曰餘食贅行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附形曰贅疣之類也。己上自矜等行，其於無為常道，猶棄餘之食，適使人惡，附贅之形，適使人醜。凡物尚惡之，況有道之士，曷嘗厝身處之乎。跨跂贅行，有道不處，其迹混成，故次之以有物混成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有物混成者，道之宗也。故眊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搏之不得。夫至理湛然而常存，故謂之有物。真道萬派而莫分，故謂之混成。然混成不可得而知，萬物由之以生，故曰有物混成也。先天地生者，道之元也。《經》曰：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。莊子曰：夫道在太極之先，而不為高，在六極之下，而不為深，先天地生，而不為久，長於上古，而不為老，此皆標道之大體也。

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

寂者，無聲。寥者，無形。既云有物混成，尋其形聲，窗真空洞，無象無質，故曰寂寥。夫大塊卓然，無物可比，且形影因待，猶言獨化，況妙道廓然，何物能偶，故曰獨立。物雖千變萬化，出生入死，而妙道未嘗遷革，故曰不改。且道之用也，散則沖和之氣徧于太無，斂則純精之物藏于黍粟，周流六虛，應用不窮，故曰不殆。物無大小，皆仰於道，得之則全，離之則頂，生之成之，咸有所賴，故曰為天下母。

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

夫大道無形，故紙聽莫聞，搏取不得，既無形聲端緒，故不知其名。然而前稱有物，則有體用，體用既彰，通生萬物，就用表德，字之曰道，包含天地，其體極大，故強為之名曰大。

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

逝，往也。凡物之大，皆有邊際，唯道無窮。無極往，無涯畔，故大曰逝。愈逝愈遠，莫究其源，故逝曰遠。雖遠出八荒之外，而收紙反聽湛然於方寸之間，若鑑之明應而不藏，故遠曰反。反，復也。往而還復，沒而復生，陰而復陽，皆道之化也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

道為天地之始，曠蕩無不制圍，萬物得之則生，士民懷之則尊，故曰道大。天者顛而在上，運動不息，覆物無窮，故曰天大。地者凝而在下，寂然不動

，柔順安靜，厚載無窮，故曰地大。王者清靜無為，化被萬物，黔黎之首，不敢與天地道為比，故云亦大也。域中四大，謂道天地王也。域者，限也。夫道大包宇宙，細入秋毫，或超象外，或處域中，自地而上，皆屬於天，不又高遠蒼蒼之謂也。天在地外，地處天內。王者人倫之尊，居九州之間，皆處于域中。故曰域中四大也。而王者參天地之道，秉萬物之權，於四大之中，預其一焉。莊子曰：莫神於天，莫富於地，莫大於帝王，帝王之德，配天地，可不慎乎。

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此戒王者，當法象二儀，取則至道，天下自然治矣。夫王者守雌靜則與陰同德，所載無私，是法地也。又不可守地不變。將運剛健則與陽同波，所覆至公；是法天也。復不可執天不移。將因無為，與道同體，其所任物，咸歸自然，謂王者法天地則至道也。非天地至道之相法也，宜察聖人垂教之深旨，不必專事空言也。

混成之道，是謂彊名，彊名四大，王居其一，王者以重制輕，故次之以重為輕根。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

夫草木花葉輕脆而居標枝者，則為風霜之所零落，根本堅重而處于深下者，則物莫能傷而長存。以況治身治國，當以厚重為根本。夫龍蛇蟠屈沉靜，則能變化升騰，虎豹威猛躁動，故遭射獵夭虧，以況治身者，心安靜則萬神和悅，故無嗜欲奔躁之患。治國者，君無為則百姓樂康，故無權臣撓亂之憂也。

是以君子終日行，不離輜重。

輜，屏車，又大車也。重者，重其行事也。夫至人君子，未嘗容易其言行，凡所行又具輜車，所言必重其事，言行尚爾，況於至道，豈敢須臾離乎。或以輜訓靜者，亦戒其靜與重也。又解行邁之人，未嘗遠離其輜車重載者，以其衣食之資所在也。苟遠而棄之，則有委困道途之患。以況君子，若離道之重靜，以行輕躁其於身，患豈為細哉。

雖有榮觀，宴處超然。

榮觀，紛華貌。宴，安也。言至人君子，常愴怕其心，不以紛華榮觀為美，無為宴安，超然遠寄，遺其驕侈，此亦守重靜之旨也。一本作榮館、燕合者，謂不樂榮華之館，宴安于小舍，而超然遠適也。

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，輕則失本，躁則失君。

奈何猶如何，傷歎之辭也。言為萬乘之尊，處大寶之位，豈可不守重靜，輕身縱欲哉。夫為臣而不鎮重，則失其身本，而亡其職分。古本作輕則失本，人君不守無為清靜，躁動擾民，則失其君位，而喪其天和矣。舊說曰：人君

輕易煩擾，則民離散，誰與為臣。人臣飾詐干祿，躁求權勢，坐招竄拯，不得事君。二義俱通。

重靜之法，唯君子善行，故次之以善行無轍迹。

善行，無轍邊。善言，無瑕謫。善計，不用籌策。善閉，無關鍵而不可開。善結，無繩約而不可解。

善行者，順自然而行也。《陰符經》云：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謂觀自然之道，元所觀也。執自然之行，無所執也。夫無觀無執，蓋得之於心，則不出戶而無轍迹也。善言猶莊子之卮言，酌中之言，日新之變，合於自然，涯分而無過溢之談。如是則無瑕疵謫責之過也。善計者，謂守一無為，因任萬物，使長短廣狹大小多少各盡其分，而不損其自然之材器也。莊子曰：一與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，自此以往，巧曆不能得，而況其凡乎。此貴夫無為而去其籌策也。《陰符經》曰：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衍，昭昭乎進乎象矣，此皆有為機變休咎之學也。至人游心於物之初，任萬物之自治而不為萬物所役，計己之身，即知于彼，故不用籌策。善閉謂心無為也，心無為者，雖聲色在前，而諸境不入于紙聽，此不用關鍵而莫能開也。橫曰關，立曰鍵。善結者謂以道約事也。至人簡易無為，善以道繩約貪縱，自然結縛情欲，而脩然清靜，無勞解釋也。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，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，是謂襲明。

密用曰襲，聖人謂能行五善之聖人也。夫聖人體合自然，心冥至一，故能芻狗萬物為而不恃，因人賢愚就之職分，使人性全形完，各得其用，故無棄人。又能隨其動植，任其材器，使方圓曲直不損天理。至于瓦甃梯牌，咸有所施，故無棄物。常善者謂蘊其常道而能明悟任物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，謂弟子曰：人而無能者，龍不能與遊。有客衣褐帶素而見曰：臣能呼。公孫龍顧謂弟子曰：門下故有能呼者乎。對曰：無有。公孫龍曰：與之弟子之籍。後數日，往說於王，至於河上，而杭在一汜，使善呼之一呼而杭來，故聖人之處世，不逆有俠能之士，故曰無棄人。

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。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

善人者，謂有道之士也。《經》曰：立天子，置三公，此將以教不善之人也。故曰善人，不善人之師。設有不善之人，善人亦資取役，使以漸化導之。

《經》曰：善者，吾善之。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，得善。信者，吾信之。不信者，吾亦信之，得信。此以德化攝伏不善人，為資給役用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楚將子發，好求技道之士。楚有善為偷者，往見曰：聞君求技道之士，臣偷也，願以技齋一卒。子發聞之，衣不給帶，冠不暇正，出見而禮之。左右諫曰：偷者，天下之盜也，何為禮之。君曰：此非左右之所得與。無幾何，齊興兵

，伐楚，子發將師以當之，兵三卻。楚良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，齊師愈強。於是市偷進請曰：臣有薄技，願為君行之。子發曰：諾，不問其辭而遣之。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。子發因使人歸之，曰：卒有出薪者，得將軍之帷，使歸之於執事。明日又復往取其簪。子發又使歸之。齊師聞之大駭，將軍與軍史謀曰：今日不去，楚軍恐取吾頭，遂還師。無技細而能薄，在人君用之耳。

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知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夫聖人雖遊心於自得之場，不可不立其師資也。雖立師資，復恐貴尚其師，恰愛其資，泥於陳迹，不至遠達，故再舉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也。夫人雖因師發蒙，尋其至理，出自天性，是日獨化。故伯樂不能御駑駘為騏驎，良匠不能伐榱礫為棟梁，將使人忘其企慕，然後可造至道之極。故列子師老商、友伯高而得風仙，既而曰：不知夫子之為我師，若人之為我友，此真忘其師資者也。聖人雖知小夫執滯，言教又以此言，大為迷謬，然而垂訓上士，使彼我俱忘，乃至言要妙之道也。

善行善言，所以救人、救物也。為師為資，所以知柔、知剛也。故次之以知其雄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

雄，尊強也，先也。雌，卑弱也，退也。夫知己之尊，顯出人之先，縱之則強梁生，而禍患至矣。乃處身卑微，守其柔弱，謙退下位，而天下歸服，如水之流入深谿，既心宇如谿，是能保其常德不離于身，去剛躁之欲心，復性歸於嬰兒也。嬰兒者，論其怕然淳和，是非都泯也。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武，復歸於無極。

有道之士，心宇如谿，則虛室生白，昭昭明了，乃守其淵默，持之自晦，使光而不耀，此可為天下之法式矣。人取以為法式者，是見其常德，無所差武，將與道真極也。

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

有道之士，雖為人所法式，當守卑辱持勝自汗，則天下歸心，如水之投谷，器量如谷，是德充而無名，復歸於道樸，樸謂隱材藏用也。

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復於道樸，則渾淪寶冥視聽無得，此乃體冥真理也。若於治道，則當散而為器。河上公曰：萬物之樸散，則為器，用若道，散則為神明，流為日月，分為五行也。夫人真心之散，則為念慮，念慮一動，則百行彰而庶事生。庶事者，村器也。聖人就其材器，因其賢能，而用為百官之元長，故能大制群物，任之自然，而不割傷也。陸希聲曰：於乎大道，廢有仁義，大樸散而為器，聖人

能用其器，故可以為群村之帥。夫唯大道不器，故能用此成器，大制不割，故能宰此群物。若未冥於道，而欲用天下之器，見制於物，而欲宰天下之材，吾必見其殆矣。

知雄守雌，謙德如谿谷之就下，知白守黑，自晦為天下之法式。法式施用，將欲有所取焉，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。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

夫道無為自然也。雖秋毫之小而尚由之，況天下乎。今若不由其無為自然，而恃其果敢，將欲力取天下大器，而自縱有為者，非徒失道，吾必見其不得死已。已者，死也。

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神器者，大寶之位是。天地神明之器也。人乃天下之神物也。莊子曰：聞在宥天下，不聞治天下也。在之也者，恐天下之淫其性也。宥之也者，恐天下之遷其德也。天下不淫其性，不遷其德，有治天下者哉。此謂不治天下也。不治天下者，是以因循無為，任物自然，故天下安而神物寧也。不任無為自然而有所為者，猶拙夫斲木，雖加其工，所敗多矣。故七竅鑿而混沌死，鞭策威而馬力竭，豈非為者敗之乎。而又執而不移，自謂聖治，非唯喪至理，亦將自失其真。

故物或行或隳，或陶或吹，或強或羸，或載或隳。

此八事，謂外物不可必也。夫世有誠心行其事者，有偽意而隨之者，誠心則治，偽意則亂，治則自然，亂則有為也。或有响之為溫，謂讚譽成人之美者，或有吹之為寒，謂毀訾致人之惡者，又解响溫論富貴，吹寒論貧賤，猶春夏之長養，秋冬之肅殺，世事代謝，亦復如是。或有見強而扶之者，或有見羸而抑之者，或有扶之使強者，或有抑之致羸者，此人情之傾奪也。或有載而安之者，或有隳而危之者，自此已上，並是失於自然，專任有為果敢，欲有所取，而致斯弊也。

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甚、奢、泰，皆過當越分之謂也。是以治天下之聖君，知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捨乎有為，歸乎無欲，去造作之甚者，復于自然，去服玩之奢者，復于純儉，去情欲之泰者，復于清靜，雖甚、奢、泰之三名，乃無為自然之一體，因茲奢泰，致其為之，故老氏特垂深戒也。

將欲必敗，強羸傾奪，縱已奢泰，不若以道佐人，故次之以道佐人主。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四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道經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

以，用也。夫賢臣用自然之道，輔佐聖君者，當先明天而道德次之，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，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，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，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，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，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，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，此用道輔佐聖君之術也。是以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。夫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，豈可示強兵于天下。兵之兆在心。懷患未發兵也，疾紙作色兵也，傲言推校兵也，侈鬪攻戰兵也，此四者鴻細之爭也。且人以暴陵物，物必傷之，是謂獸窮即搏，故曰其事好還。

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師旅所居之處，又多害物，侵民妨稼，致田荒室露，荊棘亂生，又大軍一過，誅戮無涯，生死之冤感傷和氣，陰陽凶變必水旱繼生。治身解則多事為師旅，煩惱為荊棘，嗜欲為大軍，疾病為凶年，隨義縱橫，淵旨莫盡。

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，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僞。

夫兵之害物也，神人共惡之。然而明王聖主，未嘗去者，其所自來上矣。庚桑子曰：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。又曰：有以咽藥而死者，欲禁天下之醫非也。有以乘舟而死者，欲禁天下之船非也。有以用兵喪其國者，欲禁天下之兵非也。兵之不可廢，譬水火焉。善用之則為福，不善用之則為禍，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，刑罰不可偃於國，征伐不可偃於天下。古之聖王，有義兵而無偃兵也，故以道輔佐人主者，當守雌靜，不敢以兵強天下，不得已而應之，故曰善用也。果，勇也。言善用師者，勇於濟難而已，不敢以兵刃取強於天下也。雖有果敢濟難之勇，勿矜其能，勿伐其功，勿僞其心，是謂善用者也。

果而不得已，是果而勿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言雖果敢濟難止敵，然皆不得已也。但當以除暴為事，非用果以為強也。夫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壯極則枯落。人之幼也柔弱，其壯極則衰老。以喻用兵壯武則暴興，暴興則敗矣。既敗，則不得謂之有道。非道之事不可法則，而行不如早止也。故義兵主，應兵勝，忿兵死，驕兵滅。善用兵者，次定果敢，不矜不忿，不貪不驕，不得已而後應之，義在除敵救人，非恃力好戰也。治身解曰人之枯槁，因不行道，不行道者，早死而已矣。

佐主當以道德，不可以佳美強兵，故次之以夫佳兵。

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佳者，好也，尚也。夫好尚兵戈以為服玩者，是尚不善之器用也。且兵戈之屬，傷人形神，唯凶頑者樂為也。凡物尚或惡之，況有道之士曷嘗處之乎。

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

天地之道，左陽而右陰，陽主德生，主柔弱，陰主刑殺，主剛強。故君子平居則以有德者居左，戎事則以有勇者居右。

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。

此重疊而言，是經解經也。夫兵既主殺，主剛強，以傷害為用，是謂不善之器也。君子以無為自然為心，道德仁義為用，兵只可以為武備，固非君子常用之器也。

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憺為上。

夫蠻夷猾夏，寇賊姦宄，故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，然未嘗為起戎之首，故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，皆不得已也。蓋義兵以尅定禍亂應敵為用，非食土地利財寶也。莊子曰：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，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，斯所謂不戰而善勝，恬憺為上也。又解不亂曰恬，夷心曰憺，事至而不動撓者，此治身之法也。

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人物之所以共貴也。今不能以德懷來，而興師用兵，殺伐求勝，豈有道者之所佳美哉。《列子》曰：趙襄子使家臣攻翟，勝之而有憂色，此賢主持勝也，故曰勝而不美。然而有美之者，是好樂殺人也。樂殺人者，非但人不歸附，亦將有殺之者矣。此凶暴好殺之士，不可使得志於天下。苟得志，必逆天之德，縱行誅戮，天豈祐哉。

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

左為陽主生，故居常則尚左，吉也。右為陰主死，故喪禮則尚右，凶也。《禮記·檀弓》曰：夫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，二三子亦尚右。夫子曰：二三子之嗜學也。我則有姊之喪故也。二三子當復尚左。夫上將軍專殺則處右，偏將軍不專殺故處左，言用兵之道，同於喪禮。今上將軍居右者，是以喪禮處置之也。

殺人衆多，以悲哀泣之，戰勝，則以喪禮處之。

夫義兵者不得已而戰也。戰勝，則殺人多，勝而不美，故悲哀而傷泣之。上將軍居右，右位主喪，故也。

兵者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君子所貴，唯道之常，故次之以道常無名。

道常無名。樸，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

夫道於大不終，於小不遺，包羅萬有，貫穿毫微，虛中藏實，陽內含陰，所謂道，非常道，名，非常名，故曰道常無名。既而無名，即非器用，器用未彰，乃謂之樸。道樸微妙，故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是謂之小。夫世之材器，有明可以役其紙，有聰可以役其聽，有心可以役其志，有勇可以役其力

，有辯可以役其詞，有巧可以役其事，此諸有名，皆無為者之所役使，唯道樸無名，故天下莫敢臣。夫侯王若能執守無為之本，恍然在上，寶然虛懷，則外物不能累其真，嗜欲不能滑其神，萬物將自賓，四民無不服矣。

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，而自均。

天無為則陰氣降，地無為則陽氣騰，兩無為相合，則和氣并甘露垂而嘉祥生，此乃侯王道矣。天地德洽神明也。《經》曰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无歌而民自樸，此皆不待命令，而自然從化均平也。

始制有名。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，所以不殆。

始者，道也，無名也，即道常無名也。有名者萬物之器用也。夫道始無名，能制御有名之物，是為樸，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。名器者，亦盡為王者之所有，名分既立，尊卑是陳，不可越于上下，故亦將知所止，足能知止，足是自知曰明，既明且哲，豈有危殆乎。河上公本作天亦將知之，言人能法道行德，天亦將知之，隨注解釋義理相通。

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道之在天下，無所不徧，上則清都紫府，下則瓦礫稊草，順之則昌，逆之則亡，侯王能守清靜無為，則上感和氣，下得民心，本末相洽，無不被其澤矣。是猶川谷之流，與江海源通，順之則浸潤萬物，逆之則滂湃為沙也。

守道則萬物賓服，能自知而知人也，故次之以知人者智。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

知人而分別之謂智，故知言之所以知人也，是謂適人之智，而不自知也。自知而默守之謂明，故知而不言所以知天也，是謂自適其明而已，此超乎智之上也。

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

勝人者不常勝之道也。不常勝之道曰強。強而有力遇不及己者則勝，至於如己者則殆矣。自勝者常勝之道也。常勝之道曰柔。柔能自謙，物必推先，謂不勝而自勝，不任而自任，常安無殆，非強而何。

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

知足者謂止其欲也。欲心不侈，儉嗇自足，可謂富矣。強行者謂勤而行之也。勤行必獲，可謂有志節矣。莊子曰：曾子居衛，緼袍無表，顏色腫瘡，手足胼胝，三日不舉火，十年不製衣，正冠而纓絕，捉衿而肘見，納履而踵次，曳維而歌商頌，聲滿天地，若出金石，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友，故養志者忘形，養形者忘利，致道者忘心矣。斯所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也。

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所者謂天之所受壽夭、窮達、貴賤、貧富也。保其常理，安之於命，不

以得喪動其懷，是能久矣。如是則當生不以生為樂，知脩然而來，遇死不以死為憂，知脩然而往，直順命以待終，不殘生以自喪，故曰壽也。嚴君平曰：不知人則無以通事，不通事則無以交世，不自知則無以知天，不知天則無以睹未然，不勝人則無以在上，不在上則無以為王，不自勝則無以自得，不自得則無以得人，不知足則無以知富，不知富則無以止欲，不強行則無以順道，不順道則無以得意，動作非任無以得和，不得和則無以久生，不久生則無以畜精神，精神不積無以得壽。故立身經世，興利除害，接物通變莫廣乎知。人攝聰畜明，建國子民，達道之意，知天之心，莫大乎自知。柄政履民，建法立儀，設化施令，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。人奉道德，順神明，承天地，和陰陽，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。治家守國，使民佚樂，處順恭謹，慈孝畏法，莫高乎知足。遊神明於昭昭之間，恬憺安寧，尊顯榮華莫善乎得意。任官奉職，事上臨下，成人之業，繼人之後，施之萬民莫過乎可久。天地所貴，群生所恃，居之不厭，樂之不止，萬福並興，靡與爭寵莫美乎壽。陸希聲曰：知出於外謂之智，如日火之外光。知反於內謂之明，如金水之內景。用弱以勝人之暴為有道之力，守柔以自勝其躁為有德之強，知足於利欲者，不亡其大業，故謂之富強。行仁義者，可至於盛德，故謂之有志。動而不失其所常，故可久，身死而道不亡，故謂之壽。

知人則勝人，自知則知天，已而不失其所，死而不亡，汎然無繫、得其道歟，故次之以大道汎兮。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

汎兮，無繫著貌。夫道至高無上，至深無下，平乎準而直乎繩，圓乎規而方乎矩，包裹宇宙而無表裏，洞同覆載而無所該。汎汎兮滿乎太空，而無所繫著者，其唯道之體乎。或可于左，或可于右，皆逢其源，而無所不周者，其唯道之用乎。

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。

恃，賴也。夫天恃道之陽氣，而運轉于上，地恃道之陰氣，而安處于下，天地至大，猶恃賴道以為用，況萬物之繁，何莫由之以生乎。且大道無情，生育天地，其於萬物豈有辭勞哉。而又大道無形，造物無物，萬物雖有恃賴之名，尋其生也。卓然獨化，物化而自生，故無因代辭謝之迹。聖人功業成而不名已有者，是法道之用也。

愛養萬物而不為主，常無欲，可名於小

夫道能覆育群品，而不望其報，故聖人以仁愛畜養萬類，使各遂其性長而不宰。《經》曰：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妙則無所不入，可以名其樸為小矣。一本

作衣被萬物，衣被為覆育也。

萬物歸之不為主，可名於大。

夫道覆載萬物，無不制圍，萬物歸之而無不同，同之而不為主。莊子曰：不同，同之之謂大，大則無所不容，可名道為大。

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聖人執道，自謙而稱孤、寡、不穀，是終不為大也。萬國歸之，樂推不馱，是能成其大也。杜光庭曰：聖人愛民恤物，巨細申恩，若可名於小矣。任物遂性，歸功於天，又可名於大矣。法道施化，布德及人，鼓以淳和之風，被以清靜之政，忘功不有，不自尊高，故其盛業可大，聖德可久，以其不為大，故能成此尊大也。修身之士，汎然無著，若雲之無心，水之任器，可左可右，隨方隨圓，不滯於常，物來斯應，鑒物斯廣，不伐應用之心，利物雖多，不矜兼濟之德，仁逮蠢動，未始為私，衆善歸宗，不為之主。是能彰非小非大之德，無自尊自伐之稱，可以契全真之大道矣。

大道汎兮，而左右逢其源，萬物歸之，其由執大法法象也，故次之以執大象。

執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

大象，大法也。八卦九疇之謂也。太古之君，天下無為也，天德而已矣。逮乎聖人設卦觀象，吉凶明而變化生，故有得失進退也。夫鴻荒乍變，執守大法以治天下，天下之淳朴去矣。往，去也。淳朴初去，而大法可扶，故往而不害。往而不害者，是由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量材授職，不傷性分，故天下安而平泰矣。嚴君平曰：道無形，故天地資之以生。道無有，故陰陽資之以始。道無法，故四時資之為業。道無象，故萬類資之以往。故大法無法，大象無象，大無不無，大有不有，為生於不生，為否於不否，故道無為而天地成，德無事而萬物處，夫何為哉。不無不有，不為不否，道自得於此，而萬物自得於彼矣。斯所謂天德而已矣。使道變化待有為而後然，則其所然者寡矣。待有事而後施功，則萬物所蒙者鮮矣。斯所謂有得失進退也，故下文云。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

此舉喻也。夫音樂之和，人必為之少留。鑼餌之美，客必為之暫止。樂之佚也，耳滿而過焉。餌之飫也，舌味而爽焉。客之止也，主倦而馱焉。夫法之初興，民皆親之、譽之，及其弊也，則畏之、侮之。莊子曰：仁義，先王之還廬也，止可以一宿，而不可以久處，觀而多責，此言法之用也。隨世汙隆，滯而久之，理必敗矣。既敗，豈有往而不害哉。既受其害，則奚足言其安平泰也。

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。

夫樂佚餌飲，則過爽隨焉。大法一弊，則畏侮彰焉。若夫道之出口，淡然無味，所謂信言不美也。清靜無為，則民樂其性，故含館鼓腹而遊乎，混茫則不知其所之矣。豈有和悅之聲，甘美之味，審聽咀嚼哉。

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夫法象有為，屬於紙聽則窮矣。自然無為，而聲色莫能究也。故曰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。百姓日用而不知此，用之不可既也。

無象之象，則無所執，無執，則用之不既，若執而有之，豈免歛張與奪，故次之以將欲歛之。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

此章先賢解者多端，皆不條理，其說或引孔子曰：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，可與立，未可與權以明之者，或引國家權變為辭，近乎縱橫之說，亦未可據，此乃與陰符天機合矣，在乎高識變通者密用爾。陸希聲曰：夫聖人之淵處，莫妙於權實，實以順常為體，權以反經為用，權所以濟實，實所以行權，權實雖殊，其歸一揆。老氏既以實導人，立知常之教，又以權濟物，明若反之言，《易》所謂曲成萬物而不遺，範圍天地而不過者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齊桓公好味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。虞君好寶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。胡王好音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。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。嚴君平曰：道德所經，神明所紀，天地所化，陰陽所理，實者反虛，明者反晦，盛者反衰，張者反弛，有者反亡，生者反死，此物之性而自然之理也。故反覆之便，屈伸之利，道以制天，天以制人君，人君以制臣，臣以制民，含氣之類，皆以活身。虎豹欲據，反匿其爪，豺狼將食，不見其齒，聖人去意以順道，智者反世以順民，忠言逆耳以舍其正，邪臣將起務順其君，知此而用之，則天地之間六合之內皆福也。不知此而用之，則閭門之內骨肉之間皆賊也。故子之與弟時為虎狼，仇之與偉時為父兄，然中有否，否中有然，一否一然，或亡或存，故非忠雖親不可信，非善雖近不可親，此賢人之所嗟歎，而聖智之留心也。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，先相狗馬，然後勞君之神形，而結以政治，斯乃智者歛張之權也。若以此理而推之，則微明之旨見矣。

柔弱勝剛強。

夫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其道之理歟，就此而論權變之用，明矣。

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國家之權謀，利物之大器也。夫魚脫離於淵泉，則螳能苦之，國家之權謀泄于下，則小夫得以玩弄，況姦雄乎。《陰符經》曰：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，豈可輕以示人乎。又解魚脫於淵，不可復得，權失於臣，不可復收。韓非曰

：勢重者人主之淵也，臣者淵之魚也。古人難以直言，故託之於魚。賞罰者，利器也。君操之以制臣，臣得之以擁主，故君先見所賞，則臣術之，以為德君，先見所罰，則臣幫之，以為威國之利器，可不慎乎。《鴻烈解》曰：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謂宋君曰：夫國家之安危，百姓之治亂，在君行賞罰。夫爵賞賜與，民之所好也，君自行之。殺戮刑罰，民之所怨也，臣請當之。宋君曰：善。寡人當其美，子受其怨，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。國人皆知殺戮之制，專在子罕也。大臣親之，百姓畏之，居不至朞年，子罕遂卻，宋君而專其政，此魚脫於淵，而利器移於下也。

歛張與奪之術，是謂微明。明則魚脫於淵，微則入於常道，故次之以道常無為。

道常無為，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

夫道之常也，湛寂不動，故曰無為。應物而動物，皆自用，故曰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常以虛為心，以無為身，持守而不撓者，萬物將自從其化也。《經》曰：我無為而民自化。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

夫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，是以聖人之德化常善救人，假有不從其化而欲動作背道者，聖人亦自寬宥，將以無名道樸鎮撫之，使其清靜無為也。

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，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道本無迹，假淳樸以為言，而滯迹之流，執淳樸之有，而為後世之弊，聖人憂其弊之不救，亦將不欲存此無名之樸，則天下晚然自定，入於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。陸希聲曰：首篇以常道為體，常名為用，而極之以重淵。此篇以無為為體，無不為為用，而統之以兼忘，始末相貫，而盡其體用也。

道常無為，是謂常道，常道應變，而無不為也。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五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德經

下篇明德，以不德為元，不德者，忘德以應用者也。

上德不德是以有德；

德者，得也。內得於心，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，利而不害，物得以生謂之德也。本由蘊道故有德，有德而無名，道之深也。有德而有名，道之淺也。道有深淺，故德有上下。所謂上德者，至德也。至德者，深矣，遠矣，與物互矣，人不見其迹，則謂之不德，以其含光匿耀，支離所為，使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其德全矣，故曰有德也。

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。

下德者，迹用漸彰至一朵散，因循任物，物保其安己，天下稱之，歸美于己遠於至德也不喪，己遠於至德也，故曰無德也。

上德無為，而無以為；

夫有上德者，性受自然之至妙，命得元氣之精微，神貫天地，明並日月，無思無慮，心自無為，忘功忘名迹，無以為用也，謂無用己為而自得也。古本作上德無為而無不為，言上德之人，心既寂默，性亦恬憺，縱心所好，不違自然，任性所為，不逆萬物，故無為而無不為。

下德為之，而有以為。

下德降於上德者也，性受自然之平淡，命得元氣之純和，神配陰陽，明效日月，民皆仰戴，咸共樂推，故曰有以為。古本作下德為之而無以為，言下德之人心存仿像，執守沖虛，應物臨機，不敢造次，故曰無以為。

上仁為之，而無以為；

仁者博施兼愛，皆可為也。可為而無偏私，故言上仁。有心濟乎群品，故言為之。功成不居，事遂不宰，故無以為也。

上義為之，而有以為。

義者宜也。有所宜必有所虧，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，故曰上義。有宜有利，故為之。其所為者，皆由裁非斷割，而有以為也。

上禮為之，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

攘臂，謂攘除衣袂以出臂也。仍，引也。夫禮者，履也，謂履道而行，辯上下，定貴賤，謙恭和柔使無爭心，斯禮之本也，故稱上焉。玉帛交馳，威儀相答，擊跽曲拳，進退顧揖，此禮之文也，故為末焉。莊子曰：大禮與天地同節。又曰：以禮為翼者，所以行於世也。古聖制禮，使人定心氣，整容貌，故曰為之。然而中下之士，喪本崇末，曲說煩多，不能應答，故曰莫之應。此失禮之微者也。而有鮑然作色奮臂，仍引指陳去就為爭競之端，又失禮之甚者也。老氏舉渾淪分散，一至於此，在下文也。嚴君平曰：虛無無為，開導萬物，謂之道人。清靜因應，無所不為，謂之德人。兼愛萬物，搏施無窮，謂之仁人。理名正實，處事之宜，謂之義人。謙退辭遜，恭以守和，謂之禮人。此五者，皆可道之陳迹，非至至者也。至至者一尚不存，安有其五。

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

夫道德仁義禮，五者之體，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，一既分矣，五事彰而迹狀著，故隨世而施設也。道者德之體，德者道之用。離體為用，故失道而後德。德者，得也。物得以生謂之德，有生必愛，故失德而後仁。仁者，親也。親愛物宜，故失仁而後義。義者，宜也。宜則謙恭，故失義而後禮。禮者，履

也。履道成文，簡直則易行，煩曲則殼亂也。失者，亡也。末盛而本亡，自然之理也。嚴君平曰：帝王根本，道為之元，德為之始，道失而德次之，德失而仁次之，仁失而義次之，義失而禮次之，禮失而亂次之，凡此五者，道之以一體，而世主之長短也。故所為非其所欲，所求非其所得，不務自然而務小薄也。夫禮之為事，中外相違，華盛而實虧，末隆而本衰，禮薄於忠，權輕於威，信不及義，德不逮仁，為治之末，為亂之元，詐偽所起，忿爭所因，謂下文也。

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。

夫忽道德仁義，而專以禮教為用者，豈非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乎。若乃尊道德七義，而兼用禮教者，是禮之上也，則何往而不治哉。莊子曰：聖人行不言之教，道不可致，德不可至，仁可為也，義可虧也，禮相偽也，此與亂之首義同。

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

夫修崇禮教者智也，智為先見，故曰前識。識既先物，安能忘懷，故以智治國國之賊，豈非道之華而愚之始乎。若乃藏識藏智，何思何慮，則反其質素矣。禮煩則亂，智變則詐，此必然之理也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處其薄，居其實，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大丈夫者，有道之士也。文子曰：大丈夫恬然無思，愴然無慮，行乎無路，遊乎無怠，出乎無門，入乎無房，屬其精神，偃其知見，漠然無為，而無不為也。夫如是，則所處自然樸厚，合乎上德也。居忠信而務誠實，曷嘗華綺詐偽哉。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，取此道德之大本也。古本四句並作處字。

有妙道然後萬物生焉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物得以生謂之德，不德之德故曰上也。在德不失，故曰下也。上下雖殊而各得其一，故次之以昔之得一。

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，以清；地得一，以寧；神得一，以靈；谷得一，以盈；萬物得一，以生；侯王得一，以為天下正；其致之一也。

昔者，往古也。一者，元氣也。元氣為大道之子，神明之母，太和之宗，天地之祖，結為靈物，散為光耀，在陰則與陰同德，在陽則與陽同波，居玉京而不清，處瓦號而不溷，上下無常，古今不二，故曰一也。藏乎心內則曰靈府，升之心上則曰靈臺，寂然不動則謂之真君，制御形軀則謂之真宰，卷之則隱入毫竅，舒之則充塞太空。《西昇經》曰：子得一而萬事畢，人能虛心待之一自歸己。莊子曰：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唯道集虛。又曰：虛室生白吉祥止止。夫天者，純陽之氣也。且天得之，故能剛健運動，穹窿廣覆，垂象清明，萬物資始焉。地者，純陰之質也。且地得之，故能信順柔弱，盤磚厚載，安寧不動，萬物資生焉。神者，妙萬物以為言也。且神得之，故能通變無方，反

覆不窮，正直靈響，應物無盡焉。谷者，漢之絕深者也。且谷得之，故能氣運水注，盈滿不竭焉。萬者，數之大。物者，形之可見也。物得之，故能生生成成而不歇滅焉。侯者，五等之爵。王者，君之通稱。得之，故能永有大寶，無思不服，而為天下正焉。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，生者皆由君道正使然也。正者，得其沖一之謂。沖一，失則凡物喪亡，在下文也。開元御本作其政之無一也，二字於義闕焉。此取古本為正。嚴君平本無萬物得之以生并下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十四字，以人為萬物之靈，侯王為人之君，故總而言之也。有之則文句備，略之則義未闕，於理亦通。

天無以清，將恐裂；地無以寧，將恐發；神無以靈，將恐歇；谷無以盈，將恐竭；萬物無以生，將恐滅；侯王無以貴高，將恐蹶。

無以者，致械之辭也。天者，陽之德表君象，言天無以清，自恃若恃之，則失至明之道，致陰陽繆戾，紀綱弛絕，沖一不運，將恐有開裂之兆。且陽氣之亢也，必為灾衰，沖和之散也，必致開裂。故《陰陽書》曰：天裂者，陽氣不足，君德衰微也。自此以下，皆垂誠之辭也。夫地者，陰之德表臣象，言地無以寧，自恃若恃之，則失安靜之道，致剛柔卷折，山川崩缺，沖一不守，將恐有發泄之應。且陰氣之極也，必有水沴，沖和之消也，必致發泄。故《陰陽書》曰：地震者，陰氣有餘，臣道失職也。夫神者，靈變也。凡物精通皆有其神，陰陽不測者也。言神無以

靈，自恃若恃之，則失至變之道，致禍生怪，祿祥勃興，沖一不居，將恐有廢歇之時也。故神失道則傷民，民被傷則反毀之，毀之無神，非歇而

何。谷者，虛以待物者也。言谷無以盈，自恃若恃之，則失流潤之道，致崩夷之憂，沖一不通，將恐有枯竭之隔，枯竭則繫於邦國，故洛枯而夏

亡，河竭而商喪也。物有形質當任遷，言物無以生，自恃若恃之，則失順從之道，致循逆生性，沖一散去，將恐有滅亡之期。王者貫三才而為

主，統萬物而有之，當謙以自牧，寄託群才也。言侯王無以貴高，自恃若恃之，則失清淨之化，百官失職，萬民不歸，致蹶敗之虞，顛仆之禍。

自此已上，雖叙天地等事，會歸戒于侯王。侯王尚耳，況黎庶乎。

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

自此以下，結成其義也。夫貴者，豈自貴哉。必由賤者所奉，然後貴耳。此以賤為本也。高者，豈自高哉。必緣下者所戴，然後高耳。此以下為基也。

是以侯王自謂孤、寡、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，非乎。

孤、寡、不穀三者，皆人之鄙惡，而侯王以為稱者，謙以自牧，不矜其尊也，豈非以賤為本邪，而云非乎，言實以賤為本耳。

故致數譽，無譽。

有道之君，忘名忘己，天下數譽，而不加勸。天下數非，而不加沮。惡識所以貴不貴哉。開元御本作故致數輿，無輿。言就輿數，則有輪棘箱軸群材之名。無有名為輿者，合之則輿矣。就國求之，則有士農工商萬民之號。無有名為國者，合之則為國矣。忽群材輿何以成，棄萬民國何以存，此重戒侯王，令愛民也。

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碌碌，玉貌。落落，石貌。言有道之君，不欲顯耀，碌碌如玉，冥心韜光，落落如石，此能守沖一之道，為天下正者也。古本作若玉若石，傳奕、徐鉉取之。

得一貴高，以賤為本，自稱孤寡，反復謙下，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。

反者道之動，

反者，復也，變也。虛靜者，物之本。物之將生，先反復虛靜之原，及其變也，出虛靜而動之，是先反而後動。故曰《易》復卦曰：剛反動而順以行，是以出入無疾，此之謂也弱者道之用。

既反虛靜為道之動，則柔弱雌靜，實道之用也。

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有，一也。一者，元氣也。言天下萬物皆生於元氣。元氣屬有光而無象，雖有光景出于虛無。虛無者，道之體也。《列子》曰：有形者生於無形，則天地安從生。又曰：形動不生形，而生影。聲動不生聲，而生響，無動不生無，而生有。是故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而萬物莫不獨化也。嚴君平曰：天地生於太和，太和生於虛冥，是謂反復虛靜之原也。

物之將動，先反乎虛靜之原，能虛靜動用者，其唯上士乎。故次之以上士聞道。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不笑，不足以為道。

夫上士者，受性清靜，恬憺寂漠，虛無無為，純粹而不雜，靜一而不變，聞乎道也，人觀其迹，真以為勤行而實無勤行也。斯所謂天然縣解矣。中士者，受性中庸，世所不用也。則就藪澤處閑曠，吐故納新，熊經鳳騫，養形保神而已，及乎為世用也，則語大功，立大名，禮君臣，正上下，為治而已，此之謂若存若亡也。下士者，受性濁辱，目欲視色，耳欲聽聲，口欲察味，志氣欲盈，聞其恬憺無為，則大笑而非之，若不為下士所非笑，則不足以為上道也。嚴君平曰：鶉鷄高飛，終日馳驚，而志在乎蒿茅。鴻鵠大舉，經歷東西，而志在乎陂池。鸞鳳翱翔萬仞之上，優遊太清之中，磨薄日月，高覽遠逝，棲息八極，乃得其宜。三者殊便，皆以為娛。故無窮之源，萬尋之泉，乃神龍之所

歸，而小魚之所去也。高山大丘，深林巨壑，乃鴻鵠虎豹之所喜，而雞狗之所惡也。是以損聰明廢智慮，反真歸樸，遊於太素，輕物傲世，淖然不汙，喜怒不嬰於心，利害不棲於意，貴賤同域，抱德含和，大聖之所尚，乃上士之所務也，中士之所眩，乃下士之所大笑也。陸希聲曰：形而上者之謂道，通乎形外者也。形而下者之謂器，正其形內者也。上士知微知著，通乎形外，故聞道而信則勤行之。中士在微著之際，處道器之間，聞道而疑信相半，故若存若亡。下士知著而不知微，止乎形內，故聞道則大笑之，不唯笑之，且將非之矣。夫道者，微妙冥通，深不可識，苟不為下士所非笑，則不足以為真精之道也。

建言有之：

建，立也。將立道行之言，明三士所見之差，被笑之狀，謂下文也。

明道若昧，

明，晤也。悟道之人，含光不耀，舉措施為，有若暗昧。故中士疑其存亡，下士所大笑也。

進道若退，

上士穎達不行而至，又況進乎。雖有聖功，進而不取，同塵接物外若退敗。

夷道若類，

夷，平也。類，絲之不勻者，乃織者之所棄也。夫上士襟懷坦夷平一，與物無際支離其德，若絲之有類，不為世用也。河上公本作類，言大道之人，坦蕩平夷，隨類參同，不自分別也。

上德若谷，

上德之人，無為無事，心同虛空，高下莫測，有若深谷，無所不容。

大白若辱，

大白者，若雪霜之潔白，而無所不到，雖瓦號汗溷之處，施而無擇。有道之士，豈異于是，故處於濁世，純白獨全，而不雜染也。

廣德若不足，

孫登曰：其德深廣則通疏見遠，遺略小節，智若不足。故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。陸希聲曰：衣被天下而不有其仁，斯廣德若不足也。

建德若偷，

此言陰德密行也。夫建立陰德之人，不顯其功，畏人之知，故若偷竊耳。吳筠《元綱論》曰：功欲陰，過欲陽，功陰則能全，過陽則易改，此之謂也。

質真若渝，

渝，變也，色不明也。質真者，純素之士動無文章，如五色之渝淺，光華不發也。傳奕《音義》云：古本作輸。《廣雅》云：輸，愚也。或本作榆。董

遇作搖。今依王弼、傳奕本作渝。

大方無隅，

開元御注曰：方，正也。隅，角也。夫砥礪名節，以作廉隅。此謂束教之人，非曰大方之士。磨而不磷，在涅不淄，大方也。和光同塵，行不崖異，無隅也。

大器晚成，

備物之用日器。河上公曰：大柑之人，若九鼎瑚璉，非一朝而可成，積習生常美，成在久也。

大音希聲，

河上公曰：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，諭愛氣希言也。雷霆尚耳，況至言乎。陸希聲曰：以不言之教，鼓動萬物，而不事小說，斯大音希聲也。

大象無形，

河上公曰：大法象之人，質樸無形容。夫有大法象者，無象而不應，曰大象能應衆象者，不可以形定，故曰無形。

道隱無名。

道本無名，而強名曰道。今道又隱焉。而名何有此，真所謂滅迹匿端也。

天唯道，善貸且成。

貸，施與也。夫歎美獨有此妙道，能神鬼神帝，生天生地，善以沖和妙氣施與萬物，且成實而復於自然也。君平曰：道之為化也，始於無有，終於無終，存於不存，貸於不貸，動而萬物成，靜而天下遂也。陸希聲曰：夫唯善濟貸於萬物，而不責其報，是以萬物受其成，而不知其德，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，不信其能若此耳。

上士勤行建德道生，故次之以道生一。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

道者，虛之虛，無之無，自然之然也。混洞太無，冥寂淵通，不可名言者也。然而動出變化，則謂之渾淪。渾淪者一也。渾淪一，氣未相離散，必有神明，潛兆于中。神明者二也。有神有明，則有分焉，是故清濁和三氣，噫然而出，各有所歸，是以清氣為天，濁氣為地，和氣為人。三才既具，萬物資生也。嚴君平曰：虛之虛生無之無，無之無生無，無生有形，故諸有形皆屬於物類，物類有宗，類有所祖。天地，物之大者，而人次之。夫天人之生也，形因於氣，氣因於和，和因於神明，神明因於道，道之自然萬物以存，故使天為天者，非天也。使人為人者，非人也。谷神子曰：夫道自然變而生神，神動而成和，和散而氣結，氣結而成形，故曰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也。河上公曰：道始所生者一，一生陰陽，陰陽生和清濁三氣，分為天地人。天地人

共生萬物。天施地化，人長養之。開元御注曰：道者，虛極之神宗。一者，沖和之精氣也。生者，動出也。言道動出和氣以生物，然於應化之理猶未足，更生陽氣，積陽氣以就一，故曰一生二。純陽又不能生，更生陰氣，積陰氣以就二，故曰二生三。三生萬物者，陰陽交泰，沖氣化醇，則褊生庶彙也。三家之說，大同小異，今備存之。

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

負，背也。抱，向也。動物則畏死而趣生，植物則背寒而向暖，物之皮質，周包于外，皮質陰氣之所結，故曰負陰。骨髓充實于內，骨髓陽氣之所聚也，故曰抱陽。充和之氣運行于其間，所以成乎形精也。沖和之氣盛全，則形精不虧，而生理王也。沖和之氣衰散，則形精相離，而入于死地矣。故大人虛其靈府，則純白來并，君子不動乎心，則浩然之氣可養。純白浩然者，沖氣之異名。沖氣柔弱，可以調和陰陽，故曰沖氣以為和。

人之所惡，唯孤、寡、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

孤、寡、不穀者，柔弱謙卑之稱，乃流俗之所惡嫌，獨大人君子取以自謂者，乃所以有王公之貴耳。是法沖氣之為和，損心志之強梁，而求益於道德也。

故物，或損之而益，益之而損。

夫物有能減損情欲，不自矜伐，卑以自牧。如王公稱孤、寡、不穀之損，故有尊貴之益也。俗物則惟好盈滿，饕餮富貴不知住止而危敗及之。《書》曰：滿招損，謙受益。夫物情之損，有道之益也。有道之益，物情之損也。

人之所教，亦我義教之。

世人所教各立其我義教之者。如諸子百氏，自成一家之法，其旨善者，則歸乎聖人之教，其旨悖者，則變為縱橫之學。縱橫則陷於強暴，而不得其死矣。

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

柔弱屬陽，生之徒也。強梁屬陰，死之徒也。在上強梁則失群下之心而覆亡無日，在下強梁則為衆之所加而顛躓可待矣。不得其死，謂不得壽終也。老氏觀俗之失道將以為後世法，知謙損柔弱者必吉，貪暴強梁者必凶，書之垂誡，以為教父。父，先也，本也。

法一沖和以謙受益，去我義之強梁，必守其至柔也，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

至柔者水，至堅者金石。馳騁，奔競不息貌。水之流注如駿馬之奔競也。水以至柔，為用而能貫穿金石，沉溺萬物，故曰馳騁天下之至堅也。無有，入

於無間。無有，道也。間，隙也。夫道混然之氣，無有形質，故能包裹乾坤而無外，密襲秋毫而無內，與其有形，安得入其無間也。莊子曰：金石不得無以鳴，謂藏道氣也。君平曰：有形銛利，不入無理，神明在身，出無間，入無竅，俯仰之頃，經數千里矣。

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

吾，老氏自稱也。言虛無之道，柔弱無形，而無所不通也。王弼曰：無有不可窮，至柔不可折，以此推之，故知無為之道，有益於物也。

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稀及之。

聖人觀天道之自然而謹身節用，飭容儀以悟物，故不言而其教行。若乃有為，則滯述損物，既而無為，則利益甚多，故知清靜簡易之道，誠南面之至術，天下稀及之也。經曰：知我者稀，則我貴矣。文子曰：皋陶哈而為大理，天下無虐，刑有貴乎言耶。師曠瞽而為大宰，晉國無亂，政有貴乎見耶。不言之令，不視之見，聖人所以為師也。

柔弱不競，在乎無為，無為之益，唯身是親，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。

名與身，孰親？

身為實，名為賓，拾實從賓，是謂倒置。《列子》曰：實名貧，偽名富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，偽而已矣。而悠悠者，趨名不已。名固不可去，名固可賓耶。今有名則尊榮，亡名則卑辱，尊榮則逸樂，卑辱則憂苦，憂苦犯性也，逸樂順性也，斯實之所係矣。名胡可去，名胡可賓，但惡夫守名而累實，將恤危亡之不救，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。鮑焦子推之，徒守名累實者也。

身與貨，孰多？

貨，資財也。凡在富貴而樂其資身之具，未有不貪財貨者。夫富者苦身疾作積財而不得盡用，其為形也亦外矣。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，其為形也亦疏矣。雖有金玉滿室，而無仁惠之心者，空得竊名黷貨之譏，及至家亡身辱，所喪豈少哉。

得與亡，孰病？

夫虛名浮利，得之乎輕羽，而性命形神，亡之若太山。達人校量誰者是病。莊子曰：養志者忘形，養形者忘利，致道者亡心心矣。

是故甚愛，必大費，多藏，必厚亡。

費，損也。夫甚愛名者，矯情偽行，致損神之息，豈謂小哉。多藏貨者，貪滿苟得，致滅身之禍，何嘗薄哉。

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殆，危亡也。知足者，不貪貨財也。不貪貨財，詎有戮辱之患。莊子稱孔子謂顏回曰：家貧居卑，胡不仕乎。對曰：不願仕。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，足

以給飭粥，郭內之田十畝，足以為絲麻，鼓琴足以自娛，所學夫子之道，足以自樂也。回不願仕。孔子愀然變容曰：善哉。吾聞之知足者，不以利自累也。審自得者，失之而不懼，行修於內者，無位而不作，丘誦之久矣。今於回而見之，是丘之得也。知止者，不貪名位也。不貪名位，終無危殆之憂。莊子曰：原憲居魯，環堵之室，茨以生草，蓬戶不完，桑以為樞。而套牖二室，褐以為塞，上漏下濕，平坐而弦。子貢乘大馬中緒而表素軒，車不容巷，往見原憲。原憲華冠縱履，杖藜而應門。子貢曰：嘻，先生何病。原憲曰：無財謂之貧，學而不能行謂之病。今憲貧也，非病也。子貢逡巡而有愧色。原憲笑曰：夫希世而行，比周而友，學以為人，教以為己，仁義之慝，與馬之飾，憲不忍為也。若乃知足知止之士，固無戮辱危殆之憂，可以長久也。

親身則知足，疏名則不辱，知足不辱，道成如缺，故次之以大成若缺。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

缺，破也。敝，困也，敗也。大成謂全德之君子也。夫德充於內者，故能包荒舍箴，支離其形。若器之缺玷，罕見其用，故得保完全而無困敗之敝也。又如大壑酌之而不竭，明鑑應之而不蔽，故曰其用不敝。

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

沖，虛也。盛德大業者，謙沖而不驕。富貴滿堵者，虛儉而不奢。其所用也，常有羨餘，豈能窮匱哉。

大直若屈，

大直謂隨物而直，彼含垢而不申，其直不在己，故若屈也。

大巧若拙，

大巧謂因物性之自然而成，器用不造為異端，故若拙也。《列子》曰：宋人有以玉為楮葉者，三年而成，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，遂以巧食宋國。列子聞之曰：使天地之生物，三年而成一葉，則物之有葉者寡矣。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。夫道化者，可謂大巧矣，因物而成，不矜己能，故若拙也。

大辯若訥。

大辯謂智無不周也。因物所言而言之，而無壅蔽。若恃己言，辯則於物理有所不及矣。其於非法不說，非禮不言而已，無所造為，故若訥也。

躁勝寒，靜勝熱。

躁，動也。言春夏陽氣發於地上，萬物因之以生，物極則反，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，氣動極則寒，寒則萬物以衰，明躁為死本，盛為衰原，喻功成不缺者必敗，持滿不沖者必傾，有為剛躁者必死。君平曰：天地之動，一進一退，而萬物成遂，變化不可閉塞，屈伸不可障蔽。故陰之至也，地裂而冰凝，清風颯厲，霜雪崑崑，魚鼈墊伏，萬物宛拳，當此之時，處溫室，臨爐火，重狐

貉，襲毳綿，猶不能禦也。及至定神安精，動體勞形，則是理泄汙流，捐衣出室，煖有餘身矣。靜勝熱者，謂秋冬陽氣靜於寒泉之下，否極則泰，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，熱則和氣發生也。萬物因之以生，生託靜而起，故知靜為生本亦為躁。嚴君平曰：陽之至也，煎沙爛石，飛鳥絕，水蟲疾，萬物枯槁，江河消竭，當此之時，入沉清泉，出衣稀紐，遊燕高臺，服食寒石，猶不能任也。及至解心釋意，託神清靜，形捐四海之外，遊志無有之內，心平氣和，凍有餘身矣。此言躁為死本靜為生根者，以況君王。躁強則拒敵飾非犯物之性，以致家國凋敝，是謂躁強，則寂然而寒薄，寒薄則衰滅矣。靜理則垂拱無為全物之真，以致社稷永安，是謂靜理，則煦然而人和，人和則隆盛矣。

清靜為天下正。

此結明前義也。夫至清者在濁，而物莫能滑，至靜者處動，而事莫能撓。且大成、大盈、大直、大巧、大辯，則有不敝、不窮、若屈、若缺、若訥以對之，惟清惟靜則可以持衆事而為天下之中正也。莊子曰：抱神以靜形將自正，必靜必清，無勞汝形，無搖汝精，乃可長生也。

外缺內全，是為有道，故次之以天下有道。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六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七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德經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。

卻，屏去也。糞，治田也。天下有道，言時泰也，時泰則萬民昌而宗廟顯，宇內安而諸侯賓，四海清夷，兵革寢息，人多務本，戶競農桑，屏去走馬之武功，而歸治田之常業也。故天心和洽，群物樂康也。

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

郊，交也。二國相交之境也。天下無道，謂時否也，時否則百職廢而主上憂，帑藏虛而水旱數，郡縣盜起，強弱相陵，人皆失業，習尚戰爭，自然戎駭之馬生于郊境，故陰陽隔閉，庶類悽愴也。

罪莫大於可欲，

夫人有可尚欲愛之心，則非理貪求火馳不反，是故逐秋毫之微者，失太山之重，縱僑奢之情者，必荷校之凶。為罪之因，莫重乎此。《列子》曰：齊人有欲金者，清旦衣冠而之市，適常金者之所，因攫其金而去。史捕得之，問曰：人皆在焉，子攫人之金，何故。對曰：取金之時不見人，徒見金。觀於濁水，而迷於清淵也。

禍莫大於不知足，

禍，害也。夫可欲者於貪求之中，尚有數耳。不知足者，凡經歷於目而無一可拾，滿不知損，亡敗及之，故禍釁之發莫大乎不知足也。

咎莫大於欲得。

咎，殃也。夫物之經目，猶有限也。天下之物，見與不見，咸欲得之，使盡在己，而靡有孑遺者，此無道之甚也。豈唯禍及一身，抑亦殃咎來世。夫罪者言人違於禁令，初犯其非名之為罪，道家悔過。經曰：初犯為罪，亦名為過，過言誤也。犯過一千八十為禍，禍重於罪矣。犯過二千一百六十為咎，咎又重於禍矣。此三者皆無道之所為也。小則害身，大則喪國，得不戒哉。

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夫外物雖足而心不知足者，是謂不知足也。外物不足而心常足者，是謂知足也。《高士傳》曰：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沖相善。聞君平辟命不起而問之曰：何不往仕。君平曰：無能自發。沖即為備車馬衣糧僕從。君平曰：吾病耳，非不足也。我有餘而子不足，奈何以不足奉有餘。沖曰：吾一席萬金，子無甌石之資，而曰有餘，謬矣。君平曰：吾嘗宿於子之家，人定而役未息，晝夜汲汲，未有足時，今我以卜為業，不下席而錢自至，餘錢尚有數萬，上塵厚寸，不知所用，我有餘而子不足乎。沖退而欺曰：益我貨者，損我神，生我名者，殺我身，若乃知足之足，安有戎馬生於郊禍咎之重大乎。

道無不在，何必遠求，故次之以不出戶。

不出戶，知天下。

夫聖賢之為治，必先身心以度之，自近而及遠也。不下廟堂而知四海之外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，當食而思天下之飢，當衣而思天下之寒，愛其親知天下之有耆老，憐其子知天下之有稚幼也。夫如是，又何出戶而知天下哉。

不窺牖，見天道。

夫人七尺之軀，四支、九竅、五藏、六府，賅而存焉。是以身之元氣與天道相通也。人君守形清靜，則天氣高明而自正，人君縱其多欲，則天氣昏暝而煩濁。人君者，與二儀同其德，日月參其明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不假窺牖望，而天道自明矣。嚴君平曰：是以聖人不出戶，上原父母，下揆子孫，危寧利害反於己，故明於死生之說，察於是非之理，通於利害之原，達於治亂之本。以己知家，以家知彼，事得其綱，物得其紀，動知所之，靜知所守，道德為父，神明為母，清靜為師，太和為友，天下為家，萬物為體，眡彼如己，紙己如彼，心不敢生，志不敢舉，捐棄知故，絕滅三五，因而不作巖居穴處，不殺群類，不食生草，未成不服，未終不采，天地人物，各保其有，此所謂以一體之中，法天地萬物也。

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

失道之君，不能法天行道，而恃聰明察物，求之愈遠，知之愈匙。君平曰：稽之天地，驗之古今，動不相違，以知天地之道畢於我也。家者知人之根本也。身者知天地之淵泉也。觀天下不由身，觀人不由家，小近大遠，小知大迷，去家出戶，不見天下，去身窺牖，不知天道，其出愈遠，其知益少，周流四海，其迷益甚，求之益大，功名益小，不眊不聽，求之於己，天人之際，大道畢矣。記曰：欲治天下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先治其家，欲治其家先治其身，欲治其身先治其心，欲治其心先誠其意。故君子不誠，無物皆反，推於身心之謂也。

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

夫聖人不行天下，而察知人情者，以身觀身，以內知外，所謂獨悟也。不見天象而能名命天道者，原小以知大，明近以諭遠，所謂冥覽也。

不為而成。

聖人無為而化成天下，蓋明物性自然，因任而已矣。孔子曰：無為而治者，其舜也歟。

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蓋因學悟，故次之以為學日益。

為學日益，

可道可名既彰，而崇德尚賢滋起，則為學之士，博覽多識，日益聞見，遞相夸企，喪滅淳風，而不自知也。

為道日損。

夫道因為學日益，既益即損，而知子守母復初歸根也。復初歸根，先去智原，乘要執本日損，云為漸入虛妙也。

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無為而無不為。

夫損之者，無贏而不遣，遣之至乎忘惡，然後無細而不去，去之至乎忘善。惡者非也，善者是也。既損其非，又損其是，故曰損之又損。若乃是非都忘，欲利自泯，性與道合，以至無為，已既無為，不與物競，而任萬物之自為也。自為則無不為矣。

取天下，常以無事。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聖賢行道，先修身心，然後及乎天下。上言治身以無為，此言治天下以無事。故聖賢之用心，常慮一物之失所，將欲救弊亂之要，在於取天下人之心。取天下人之心，當以無事為衛，無為為教，無欲為寶，自然俗化清靜，民皆樂推而不馱也。若以有為有事，政煩民勞，重足而立，側目而詆，則百姓望而畏之，何足以取天下人之心哉。

既益反損，損至無心，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。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

聖人體道虛心，物感斯應，感既不一，故應無常心。然百姓之心，常欲安其生而遂其性，聖人使人人得其所者，豈非以百姓心為心乎。莊子曰：至人用心若鑑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，而不傷此，聖人無常心也。

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

夫百姓有好善之心者，聖人不違其性，應之以善。其性本善者，聖人固以上善輔之，使必成其善。苟有不善之心，聖人亦以善待之，感上善之德，而自遷其心為善矣。則天下無有不善者，此乃聖人順物性為化終，不役物使從己也。

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

夫百姓有好信之誠者，聖人不奪其志，應之以信。其信確然者，聖人固以大信輔之，使必成其信。苟有不誠其信者，聖人亦以信待之，而不信者感大信之德，而自發其誠為信矣。則天下無有不信者，此乃聖人能任物情，非愛利之使為也。

聖人在天下惻惻，為天下律其心。

惻惻，憂動貌，又不停也。渾者，無分別也。古之人君在天下也，雖治迹憂動，同乎民事，而心常虛澹，冥乎自然，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，磅礴萬物以為一，而無物不然。為天下之民，渾其心而同其欲，順其性而同其化，孰弊弊焉。勞神苦思，以事為事，然後能乎。陸希聲曰：聖人在，天下然，應彼物感，未嘗少息，而其心渾然，與天下為一，未嘗自有所為。故仲尼之所絕者有四，謂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是以能無可無不可，無為無不為也。河上公本作怵怵。王弼本作歛歛。

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。

注，傾也，用也。聖人以無為德化，不逆萬物之情，故百姓被其聖德，而各遂其能。明者為詆，聰者為聽，皆傾注其耳目，以徇聖人自然之法，而聖人冕流垂目，難續塞耳，不勞身於聰明，不察物於幽隱，撫念蒼生，皆如赤子，故曰孩之。

無常心則渾然，應變皆孩之，則冥其生死，故次之以出生入死。

出生入死。

虛無生自然，自然生道，道生一氣一氣變而有物，故謂之出生。生之極也，變而無形，故謂之入死。此乃有始有卒，未出乎域中者也。出乎域中者，生死曷嘗係哉。

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

也徒類也。生之徒，謂攝生者之類也。死之徒，謂趣死者之類。十有三者

，韓非曰：四支、九竅，十有三，動靜屬於生死焉。夫善攝生者，目不妄眊，耳不妄聽，鼻不妄嗅，口不妄言，手不妄持，足不妄履，動靜條然，諸惡莫犯，此乃長生之徒也。趣死者，目亂於采色，耳耽於淫聲，鼻困於穢膻，口美於非道，手便於凶器，足捷於邪徑，動靜沒溺，諸吉無有，此乃近死之徒也。生死之原，皆係此十三事矣。孫登曰：天地之物，有生之類，順理者寡，逆理者衆，故十分之中，順理者三耳。夫生不以道，死不以理，順生者題，逆死者多，故死之中，順命者三耳。或解云：三業十惡，能制伏者，長生之徒。放縱者，近死之徒。以理推之，九竅、四支，所論最長。

人之生，動之死地，十有三。

夫人之生，皆為欲利所誘，唯責厚味美服好色音聲，以滋九竅、四支，故舉動經經然，如將不得已，陷之于死地往而不知者，未有不由十三事也。夫何故？

問世俗舉動趣於死地之由。以其生生之厚。

生生，猶進生也。夫忘生薄己，則長生可冀，而進生厚己，則近於死地。且進生必先之以外物，外物足可以安體樂性，以為久生之具，然而忘身貪貨者，過求養生之物太厚，致其十三事滑亂，而速于死地矣。

蓋聞善攝生者，

不自言攝生而曰蓋聞者，謙之辭。攝，衛也，於衛生之中得其精微，故曰善攝生者。

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

不期而會日遇。兕出湘水之南，蒼黑色，形如野牛，一角重千斤。夫善攝生之人，內得於身，故諸疾不生。外得於物，故諸惡莫犯。欲利都忘，自然與吉會也。器之害者，莫甚於兵戈。獸之猛者，莫甚乎虎兕。故兵戈在前而不懼，是無所容其鋒刃也。虎兕當道而不驚，是無所措其爪角也。故諸惡害其有情，而不損無心也。

夫何故？

問何故諸惡不犯免死之由。

以其無死地。

夫至人內不縱其欲心，而外無害物之意，故能忘身而身存，以其無死地也。莊子曰：知道者必達於理，達理者必明於權，明權者不以物害己，至德者火弗能熱，水弗能溺，寒暑弗能害，禽獸弗能賊，非謂其薄之也，言察於安危，寧於禍福，謹於去就，莫之能害也。

死則喪道，悟則道生，故次之以道生之。

道生之，德畜之。

道者，虛無之體。德者，自然之用。道體虛無，運動而生物、物從道受氣，故曰生之。德用自然，包含而畜物，物自德養形，故曰畜之。

物形之，勢成之。

凡動植之類，皆本道而生，因德而養，物質方具，故曰形之。物既形矣，則隨四時之勢而成之。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夫道降純精而生物之性，德含和氣而養物之形，故萬物無不尊仰於道，而貴重於德也。

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，而常自然。

爵者，錫命也。公侯伯子男之例是也。世之所以尊貴者，皆因王者爵命故也。而道以純精生物，物共尊之若父。德以和氣養物，物共貴之若母。萬物咸被道德生成之功，而尊貴若父母者，又非假於爵命，而常自然有所攝伏也。

故道生之，畜之，長之，育之，成之，熟之，養之，覆之。

上言道生德畜，此不言德者，以道無不貫而略其文也。夫受其精之謂生，函其氣之謂畜，遂其形之謂長，字其村之謂育，輔其功之謂成，終其時之謂熟，保其和之謂養，護其傷之謂覆。此八者皆大道之元功，峭翹蠕動之物，得不尊之、貴之乎。

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此結上生畜等八義也。言道生萬物，若顯其有，則收其仁矣。道養萬物，若恃其為，則居其功矣。長育群材，成熟庶品，養覆動植，若矜其宰，則處其長矣。有是而退藏於密，可謂陰德深矣、遠矣。

道生德養，資物有始，故次之以天下有始。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

始，道也，本也，無名也。母，養也，有名也。夫道外包乾坤，內滿宇宙，萬物資之以生，由之以成，所以成者子也，所以生者母也。子者一也，一者沖氣，為道之子。道為真精之體，一為妙物之用，既得道體，以知妙用，體用相須，會歸虛極也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既知妙物之用，復守真精之體，體用冥一，應感不窮，然後可以無為無不為，故沒身不殆矣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

此明絕欲守母之行。兌，悅也，謂耳目悅聲色，鼻口悅香味，六根各有所悅，門以出入為義。夫耳目諸根乃色塵之所由也。若塞其愛悅之門，則禍患息而身不勤勞也。又解兌，目也。緘無馱之目，則諸境自絕。門，江也。杜多言之口，則衆禍莫干。諸境絕則嗜欲之源塞，衆禍息則云為之路閉。如是則恬憺

安逸，終身不勤也。

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
若乃不守母道者，開愛悅之源而弗塞，則嗜欲之情長矣。通云為之路而弗閉，則禍患之事濟矣。如是，則憂苦危亡，終身不救也。

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彊。

此謂防於未萌，治於未亂也。禍亂未見日小，昭然獨見為明。若知塞兌閉門之術，是見於微小也。挫嗜欲之銳，解云為之紛，守其柔弱也。守柔弱則物不能加，可謂彊矣。見微小則事不能昏，可謂明也矣。

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

光者，智照也。智生外，外照而常動，動為物之用。明者，慧解也。慧主內，內映而常靜，靜為己之體。智照出則應事，反則歸理，是以用歸體，故曰復歸其明。此重釋見小守柔之義，使息外歸內也。

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遺，與也，貽也。若事理雙明，體用冥一，不役智外照而守慧內映，復嗜欲之未萌，而歸子母之元，故無自與之殃，是謂密用常道也。

有始而有卒，知子而守母，塞閉悅愛，其介然有知者乎，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知。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

介，孤也，耿介也。嗟時不行古道，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政事，則行於大道也。大道者，無為清靜至公至直之道也。然而行道者，必有所施為，施為簡易，則導民于清靜之域，施為煩撓，則引民於貪濁。獨有所施為是可畏，畏其不合於古道也。

大道甚夷，民甚好徑。

大道甚夷，猶亨衢也。亨衢平易，無往不達，以其大直，不患小迂。而世人欲速，由於捷徑，是以崎嶇迷惑，不達所趣。故老氏病之，唯慎其所施之教，令畏，其導民於寰路，謂下文也。

朝甚除，

朝，宮室也。除，修治也。

田甚蕪，

草長日蕪。

倉甚虛，服文采，

青赤為文，色絲為采。傳奕云：采乃是古文繡字。

帶利劍，獸飲食，財貨有餘。

韓非作資貨有餘。夫入其國，其政教可知也。觀朝闕甚修除，牆宇甚雕峻

，則知國君好土木之功，多遊嬉之娛矣。觀田野甚荒蕪，農事失耕治，則知國君好力役奪民時矣。觀倉庫甚空虛，農夫多拌餓，則知國君好末作廢本業矣。觀衣服多文采，質喪而責華，則知國君好淫巧蠹女工矣。觀佩帶皆利劍，剛強而競鬪，則知國君好武勇生國息矣。觀飲食常馱飯，烹肥而擊鮮，則知國君好醉飽忘民事矣。觀資貨常有餘，務多藏珍異，則知國君好聚斂困民財矣。仲尼曰：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。若聚斂無已，民力禪竭，非聖人之道也。

是謂盜夸，非道也哉。

上之七事，皆用權術，非理而陰取民也。故曰盜。既為盜矣，猶自夸大，故曰盜夸而非道也。所謂唯施是畏，其在茲乎。

知道而善行者，其德不可傾教，故次之以善建不拔。

善建者不拔，

建，立也。善以道立身植國者，先固其根本，而後營其標枝，故根深枝茂，則不可傾拔也。

善抱者不脫，

脫，失也。解，離也。善以道懷抱民者，百姓歸附而不脫離。善以道抱元守一者，精神完全而不脫失。

子孫祭祀不報。

輟，止也。善以道建國抱民者，則子孫繁昌，享祚長久，世世祭祀，無輟止時也。

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修之家，其德乃餘。修之鄉，其德乃長。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
此五者，近修諸身而遠及天下也。夫修道於身者，心閑性快，愛氣養神，少私寡欲，益壽延年，乃為真人矣。修道於家者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順，夫信妻賢，九族和睦，慶流來世矣。修道於鄉者，尊老撫幼，教誨愚鄙，百姓和集，上下信向，其德久長矣。修道於國者，體樂自興，百官稱職，禍亂不生，萬寶豐熟，則物充實矣。修道於天下者，不言而化，不教而治，平易無為，和一大通，比屋可封，化被異域，而德施周普矣。

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

觀者，照察也。以先聖治身之道反觀身心，若吾身心能體於道，則其德乃真矣。以先聖治家之道反觀吾家人，若吾家人能睦於親，則其國有餘矣。以先聖治鄉之道反觀吾鄉黨，若吾鄉黨能信於友，則其德乃長矣。以先聖治國之道反觀吾國民，若吾國民能遂其生，則其德乃豐矣。以先聖治天下之道反觀吾天下之民，若吾天下之民能無欲、無知，則其德乃普矣。

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，以此。

老氏言：我奚以知天下之民向道者昌，背道者亡之然哉。答曰：我以上所陳五事，反觀照察，是以知之也。經曰：不出戶知天下。《易》曰：觀我生觀民也，其是之謂乎。

善以道立身植國，德及天下，其含德之厚歟，故次之以含德之厚。

道德真經藏室慕微篇卷之七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八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德經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

含，懷也。夫至人純粹，懷德深厚，情復於性，憺怕無欲，狀貌兀然，比於赤子。赤子者，取其純和之至也。

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。

毒蠱、蜂蜚之類，以尾端肆毒，曰螫。猛獸、虎豹之類，以爪拳按，曰據。攫鳥、鷗鷖之類，以羽距擊觸，曰搏。夫至人神矣，□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，故神全而物莫能傷也。嚴君平曰：夫赤子之為物也。知而未發，通而未達，能而未動，巧而若拙，生而若死，新而若弊，為於不為，與道周密，生不生之生，身不身之身，用無用之用，聞無聞之聞，無為無事，無意無心，不求道德，不積精神，既不思慮，又無障載，神氣不依，聰明無識，柔弱虛靜，魂魄無事，樂無樂之樂，安無欲之欲，生不枉神、死不柔志，故能被道含德，與天地同，故蜂蔓蟲蛇，無心施其毒螫，攫鳥猛獸，無意加其據搏也。

骨弱筋柔而握固。

明赤子之全和，喻至人之純德，赤子未知喜怒，而拳握至堅者，其真性專一故也。

未知牝牡之合而歧作，精之至。

□者，赤子之命源也。赤子情欲未萌陽德自動者，真精之氣運行之所至也。以況至人虛心無情，氣運自動，而諸欲莫干也。□作，古本為全作。王弼曰：作，長也。無物以損其身，故能全長也。《上清洞真品》曰：人之生也。稟天地之氣為神為形，受元一之氣為液為精，天氣喊耗，神將散矣。地氣喊耗，形將病矣。元氣喊耗，命將竭矣。故帝一迴元之道，泝流百脉，上補泥丸，腦實則神全，神全則形全。形全者百關調於內，邪氣亡於外，髓凝為骨，腸化為筋，純粹不雜，長生可致矣。

終日號而不嘎，和之至。

號，啼也。啼極無聲曰嘎，又聲嘶也。赤子終日嗶啼，而啞不嘶散者，天和之氣至全也。故真人之息以踵其啞不哇，和氣全也。

知和曰常，知常日明。

赤子以和全真，至人知和為貴，故用之為常道，知常不變，守之自明，此含德之厚者也。杜光庭曰：五常備具曰和，夫人於身和則德充而合真，

於國和則化周而祚永，處衆和則合禮，行師和則有功，和之為義大矣哉。此知和知常，而全德自明也。

益生日祥，心使氣日彊。

祥者，吉凶之兆。夫一受成形，素分已定，非理益之，必致凶祥。莊子曰：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。夫心有是非而氣無分別，故任氣則柔弱，使心則彊梁，又志能動氣，氣能動志，以心任氣，氣盛心彊。莊子曰：無聽之以心，而聽之以氣，是心使氣也，益生，使氣失道者也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物之壯也，必至枯老。心之彊也，必至凶暴。且道以柔弱為用，今以彊壯為心者，謂之不道。老氏故戒之云：不道之行，無如早止已。止也

死也。言不行道者，早死也已。

德厚靜默，了悟忘言，故次之以知者不言。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

夫知道者以心而不以辯，貴行而不貴言，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，喪道而不喪說。嚴君平曰：五味在口，五音在耳，如甘非甘，如苦非苦，如商非商，如羽非羽，而易牙、師曠有以別之，其所以別之者，口不能言也，音味尚爾，況妙道乎。莊子曰：智北遊首音三問，無為謂而不答，非不答也，不知答也，意與此合。《西昇經》云：道自然，行者能得，聞者能言，知者，不言言者不知，所以言者以音相聞，是以故談以言相然。不知道者，以言相煩，不聞不言，不知所由然。• 譬如知音者識音以絃，心知其音，口不能傳。道深微妙，知者不言。識音聲悲，抑音內惟，心令口言，言者不知。此在能行能言者也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

此與第五十二章文同而旨異。彼則約道清靜，以塞嗜欲愛悅之端，此則宗道無言，故興損聰棄明之說。夫道無形，不可以目紙，不可以口傳，故心困焉，不能知，口辟焉，不能議。此至人所以不待收視緘口，而自然塞兌閉門也。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

此已出第四章，彼則就道以論功，此則據人以明行。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，與道同身而無體，則進銳紛亂之心，於何而有，光塵分別之意，於何而生哉

是謂玄同。

夫至人之遊處也。顯則與萬物共其本，晦則與虛無混其根。故語默隨時而

不殊，卮言日出而應變，是謂玄同也。

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上交於道而不飶，舉世譽之而不勸，故不可得而親。下交於器而不瀆，舉世非之而不沮，故不可得而疏。澹泊無歆，守分知足，不可得而利誘也。處卑不辱，在醜不爭，不可得而陷害也。爵祿不能汙，權勢不能動，何得而貴寵哉。矢志不屈，居貧愈安，何得而賤鄙哉。至人行此六者，不榮通，不醜窮，無天怨人非，無物累鬼責，故為天下貴。

不合。自治，而治物，以政故，次之以政治國。

以政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

以，用也。政者，政教也。有為之君，用政教為治者，民雖不濫而凋弊日深，迹用既彰，安能長久也。霸王之君，以奇謀用兵者，國雖不傾而禍亂日積，怨望既多，安能永固也。夫有道之君，將欲取天下之心，為可大可久之業者，莫若無事。故第四十八章云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，此老氏垂教治天下太平之法也。政，河上公本作正。

吾何以知其然哉，以此。

老氏自設問答，言我何以知天人之意如是哉。以今時所見，可以言之，謂下文也。

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

忌諱，禁令也。夫君不能無為，而以政教治國，禁網繁密，民慮其抵犯，無所措手足。避諱不暇，弗敢云為，舉動失業，日至貧窮。

人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

利器，權謀也。君不能安靜，而以智變為務，上下欺給，則民多權謀，偷安其生，包藏禍心，日至昏亂。

人多技巧，奇物滋起；

仗巧，工俠巧妙也。君不能無事，而以機械為好，志在奢淫，則民尚雕琢，服玩金玉奇怪異物，日益滋生。古本作民多智慧，邪事滋起。

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

法令，刑教也。君不能無欲，而以刑法作威，民雖苟免其罪，然而不足則姦先生，小則盜鈞，大則竊國也。河上公本作法物滋彰。

故聖人云：

老氏不敢自專其言，故舉聖人云。或謂老氏為周柱下史，遍觀上世遺書三墳古文，故舉以證之。

我無為，而民自化；我無事，而民自富；我好靜，而民自正；我無欲，而

民自樸。

我者，治世之君自稱也。言我無為承天，無所改作，民遂其生，其俗自化也。我無事騷擾，節用儉嗇，民厚其業，其家自富也。我安靜不言，憺怕自守，民抱天和，其俗純正也。我無欲沖虛，去華崇本，民無夸企，其性自樸也。苟有為有欲，而望致民於富壽之域，吾未見其可也。莊子曰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。聖人者，原天地之美，達萬物之理，是故至人無為，大聖不作，觀於天地之謂也。河上公本又有我無情而民自清，注曰修道守真，絕去六情，民自隨我而清也。

治國化民，莫若無事，無事則其政寬裕，故次之以其政悶悶。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

開元御疏曰：悶悶，無心寬裕也。淳淳，質樸敦厚也。言無為之君，政教寬大，任物自成，政無苛暴，故其俗淳樸，安於清靜，而日益敦厚也。古本作倓倓，王弼本作惇惇。

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

開元御疏曰：察察，有為嚴急也。缺缺，凋弊離散也。言有為之君，其政峻急，以法繩人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，故人凋弊而離散，動觸禁網，畏而避之，由是風化日益殘缺也。

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孰知其極。

倚，因也。伏，藏也。夫悶悶之政，世謂之慢，而民淳淳，然實樂之。察察之政，世謂之能，而民缺缺，然實憂之。夫世之所謂禍者，莫不喜之，畏則戒慎，而福生其中矣。世之所謂福者，莫不畏之，喜則僞矜，而禍藏其間矣。禍福相因，莫知其窮極也。故天地有休否，日月有盈虧，此倚伏之數也。夫禍藏福中，有福而僞矜，則禍至。福隱禍內，有禍而戒慎，則福來。此世之又然也。故有道之君，守之以清靜，任之以自然，不利貨財，不近貴富，不樂壽，不哀夭，不榮通，不醜窮，如是則禍福倚伏於何而有哉。

其無正邪。

禍福倚伏，豈無正邪，在乎有道之君無為無事，忘形忘物，而後正耳。若有心為正，其正必復為奇，有心為善，其善必復為妖矣。

正復為奇，善復為妖。

夫百姓之心，其心不一。有道之君，用心若鑑，不將不迎，應而不藏，故能勝物而不傷也。若以正正其不正其正也。不正，則奇謀譎詐生。故曰為奇。以善善其不善其善也。不善，則妖祥狂妄興。故曰為妖。若任物之自正自善，則禍福無緣而相倚伏也。

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

薄俗不能自正自善，而乃矯真為正，逆性為善，而反為奇為妖，迷惑不悟，其所由來固已久矣。《西昇經》曰：為正無處，正自歸之，不受於邪，邪氣自去，所謂為道自然助之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

有道之君，方正其身，俾物自悟，不以己之方正斷割於物，使物從之而失其性也。

廉而不穢，

廉，清。穢，濁也。有道之君，率性清廉，使物自化，不以己之潔揚彼之汙，但使物知勸而洗除穢濁耳。古本作創，傷也。言聖人廉以自清，而不刑物使傷也。

直而不肆，

肆，申也。有道之君，稟氣耿直，自任不曲，而不以己之直意申肆激拂於物，亦猶大直若屈也。

光而不耀。

光謂明慧也。有道之君，明慧鑒照，復能葆蔽隱晦，不以己之強智燦耀於物，使之殂喪也。自此以上，皆悶悶之政，非察察之治也。

政寬則民福，治嚴則民禍，福禍倚伏，由人由天，故次之以治人事天。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

嗇，愛也。世俗則耗神多求奢侈而不足，聖人則愛神省費儉音而有餘，故治人者無事無為，清靜簡易，省費民財，使倉察實而知禮節，然後葆精愛神，蠲潔祭祀，棄盛豐備，人神皆和，故曰莫若音。

夫唯嗇，是謂早服；

省費而不奢侈，儉音而愛精神，是能服從於道也。聖人於禍福未兆之前，常服從於道，是謂早服也。古本作早復。

早服謂之重積德；

夫節儉民財，愛嗇精神，以奉上帝，是一德也。又能早服從於道，使人悅神和，故曰重積德。

重積德，則無不克；

夫重積德之士，可以臨御百姓，四方嚮慕，無有不克伏者也。

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；

無不克伏，則萬物歸化，道德無窮，故莫知其極。

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；

夫道德無窮者，必能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天下樂推而不厭，可以為有土之君矣。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顏，三年俗無疵癘，而仍穀熟其俗，竊相

謂曰：庚桑子之始來，吾灑然異之，今吾日計之不足，歲計之有餘，其或聖者邪。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。此所謂道德莫極，可以有國也。

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；

有國之母，謂重積德也。德可以茂養百姓，百姓豐厚，則社稷福祚可以長久矣。

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根，本也。蒂，花趺也。夫藝果木者，根深則蒂固，雖有大風，亦不能拔其根本，落其花實，故根深則枝葉榮茂，蒂固則花實不落，可謂長久矣。積德之君，其治人事天，厚國養民者，植根於無為，固蒂於清靜，社稷延遠，故謂之長生，臨御常照，故謂之久視。杜光庭曰：修道之士，音神安體，積氣全和，內固三關而松萬慮，百神率服，衆行周圓，變化莫窮，享年長久，固蒂於混元之域，深根於無何之鄉，與九老七元差肩接武矣。古本作固柢本也。

事天積德，可以有國，故次之以治大國。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

夫治萬乘之國，若烹膚寸之鮮，調其水火，使其自熟則全若。撓之則魚傷，魚傷則糜爛矣。善治民者，和其政教，使之自得，則安若。擾之則民傷，民傷則瀆亂矣。

以道花天下，其鬼不神。

聖人以無為清靜之道，臨往天下，沖和之氣，徧于區宇，在谷滿谷，在坑滿坑。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，人心自然，不求妄福也。雖有鬼神，不敢見其神變矣。《西昇經》曰：所謂為道自然助之，不善於祠，鬼自避之，此之謂也。神者，靈變也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民。

非其鬼無神變而歇滅也。是由人不作疊，則祆祥何緣而興，人守常德，則神變無因而傷民，此理之自然也。

非其神不傷民，聖人亦不傷民。

其鬼非無神變而不傷民，蓋聖人無為清靜，則鬼神感其明德，而自處其陰靈也。列子之言聖治也，不施不惠，而物自足，不聚不斂，而已無愆，陰陽常調，日月常明，四時常若，風雨常均，字育常時，天穀常豐，土無札傷，人無夭惡，物無疵癘，鬼無靈響焉。

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兩者謂聖人與神也。河上公曰：夫兩不相傷，人得治於陽，鬼得治於陰，人得全其性命，鬼得保其精神，故德交歸焉。又君能存神，神能福君，故曰德交歸焉。杜光庭曰：民為邦本，本固則邦寧，人為神主，主安則神享，聖人

以道為治，既不傷人鬼，神感聖人之功，亦不害物，兩者相悅，二德交歸。

大國交歸以靜安小，故次之以大國者下流。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。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大國所以能為諸國帝者，以其謙下之，故天下士民之所交會也。

天下之交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

疊上文以生下義。夫天下之所交牝者，以其大國善守，雌牝柔靜之德，故能攝伏天下雄壯之國，使其歸己，蓋以至靜謙下不貪之所政也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。

大國居於大而忘其大，故無小而不攝，在上而謙下，不以威武為用，故鄰國柔服，咸為臣妾，是能取小國之歡心也。嚴君平曰：明王聖主之處大國也，施而不以置，下而不以求，地裏諸侯之國而無所不畏，德包諸侯之力而無所不事，折節下之，以附人意，忠廉誠信，以先士史，割地以招賢俟，耕織以裒畜積，結縱連橫，以戒不虞，發倉散財，養老恤孤，振窮達困，顯巖穴之士受而不取，授而不予，柔弱簡易，無為而處，諸侯雖有貪鄙殘賊驕矜恃力者，猶以威德之重，靜而下之，則彼修身慎行，改過自新，割地獻寶，縣命殺身，請為子弟之國、蕃牆之臣也。

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

小國居於小而忘其小，故無大而不統，處下而恭謹，不以慢傲為事，故鄰國撫恤，皆欲援助，是能取大國之威權也。孟子曰：惟仁者為能，以大事小，故湯事葛伯，文王事昆夷。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，故太王事獯常，句踐事吳。以大事小者，樂天者也。以小事大者，畏天者也。樂天者保天下，畏天者保其國。《詩》曰：畏天之威，于時保之。此《周頌》美成王畏天之威，能安其太平也。嚴君平曰：其處小弱也。因道而動，循德也無，行以舟與，實以甲兵，忠順誠素，尚樸貴耕，上下和集，親如父子，君如腹心，民如形體，專一同和，可與俱死。大國之君，雖負衆強，上權，右勢，左德，下仁，心如飢虎怒如湧泉者，猶以為得天之心，獲民之意，將相誠信鄰人之助，發原泉之敵，揚不測之威，辱身厚體，謁誠縣命，欸欸惓惓，事以清靜，則彼神感精喻，心釋意壞，怒移禍徙，與我為諾也。

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

或者不定之辭。以取者謂上以取，下抑損謙卑以得人之歡心也。而取者謂下而取，上順奉康慎而得事其威權也。斯乃互以義相取之也。

大國不過，欲兼畜人。

夫大國之君，崇謙卑尊，禮法修身，以下小國者，豈有越分貪欲之心，兼

並畜聚小國之人哉。但執謙尊之義，以為常道也。

小國不過，欲入事人。

夫小國之君，存忠順遵，制度修身，而下大國者，非有過分貪欲之心，泛入矯事於大國之人哉。惟持自全之志，而守其常德也。

兩者各得其所欲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兩者謂大國、小國也。夫小大止足，各當其分，互有所持，不相侵擾，所謂安其居樂其俗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然而小國柔服，禮之常也。大國謙下，誠亦曲全。宜為下者，勸勵之深，使可大可久而兢兢業業，所以致天下之交也。

大國謙下，蘊道之奧，故次之以道者萬物之奧。

道者，萬物之奧。

奧，藏也，曖也，蘊也。夫道包括無外萬物，資始最深、最奧，為庶品之根本，無有逃其衛者。《西昇經》曰：道深甚奧，虛無之淵，言道為萬類之淵藪，無物不蘊藏也，以至圓蓋之高，方輿之厚，日月之廣照，動植之細繁，皆稟道之所育，曖然無不賴其庇陰矣。

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

善人謂上士也。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，鍊質資神，超遙輕舉，固守妙本，以為長久之寶也。不善人謂下士也。下士聞道而大笑之，及其逢道悖德，履凶踐禍，思欲返復元吉，復仰道之所保庇也。

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

此釋不善人之所保也。言之甘美，則無往而不可，雖市井之機心，亦混然而同得矣。豈得與信言不美淡乎無味同論哉。行之自尊，則無適而不勝，雖逆旅小子，亦知其醜惡矣。豈得與夷道若類大白若辱為比哉。此舉無言無行之夫，尚假甘美之言，自尊之行，可以奪眾貨之賈，升稠人之上，又況有道者乎。

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。

夫不善之人，矯妄之士，猶假美言尊行，可以悅眾，知道之可以保倚也。由此省之人豈長為不善耶。但恐化之不至，又何遺棄之有哉。

故立天子，置三公。

夫天以其道付人君，令化不善之人。人君恐化未備，更置三公以佐之。杜光庭曰：四海之大，萬有之富，厥初生人，不可無主，故立天子以牧之，尊事上帝，父天母地，謂之天子也。一人不可以廣治，置百官以臨之，百官之長有三公焉。《尚書》、《周官》曰：其惟三公，論道經邦。三公謂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主佐天子，治陰陽，親萬民，廣教化，此其職也。

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杜光庭曰：兩手相合曰拱。璧者瑞玉也。拱璧，璧之大者也。駟馬者，馬四匹為乘，共駕一車也。古者諸侯朝於天王，會於大國，聘於小國，或遇於野，兩君相見，皆有贄幣之禮，以先貨幣為導，謂之為先。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，經邦為事，雖欲以駟馬大璧獻之於君，亦臣之分也。徒有益於淫奢，無裨於治政，不若進之以無為清靜之道以化天下，使不善者從善，不悛者悛心，道化周行，帝德遐被，何用璧、馬為夫。務學之士尚輕尺璧，而重寸陰，況有道之君乎。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也？

此道無為清靜之道也。發問古之貴此道者何謂也。

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，故為天下貴。

夫道之微，始悟於身心之內，卒明於宇宙之外，妙則入於無間，舒則塞乎太空，體之則善于一身，用之則濟于天下，雖不曰求以得，而不可不求也。不求而得自得也。自得則安用三公哉。故不曰求以得，此乃有求有得也。有求有得，則古之常道也。明乎常道者，豈有罪累邪。設若偶失道而偶有罪者，在乎改過遷善，復此無為清靜之道，亦可免戮辱之責也。古本作不曰求以得。嚴君平本作不求而自得。

得道之奧妙者，施為而無為，故次之以為無為。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

至人為無所為，任物之自為，物自為則無為而無不為，然至人之心曷嘗動哉。事無所事從物務之自事，物自事則無事而不事，然至人之身曷嘗勞哉。味無所味隨物氣之自味，物自味則無味而不味，然至人之口曷嘗嗜哉。若夫心不動則虛明，虛明則衆妙可觀。身不勞則實厚，實厚則精神不虧。口不嗜則恬漠，恬漠則靈液不竭矣。又解味無味者不味，是非美惡之言，而味大道無味之言。經曰：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也。

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
人之云為有大有小，世之造事有多有少，云為造事皆損其天性，而失乎自然。損天性則怨生，失自然則惡起。既怨且惡，禍亂之階也。唯至人無為無事無味，能灰心槁骸，雖有有為之怨，咸以無心至德報之，或問報怨以德，設有德者又何以為報乎。曰世之為事大小多少怨怒恩德，以其無心至德報之一也。陸希聲曰：夫體道之士妙淵通，應世之為而本無為，應物之事而本無事，應物無味而本無味，其體雖大而樸甚小，其用雖多而要妙甚少，故衍在於澹泊清靜，不為萬物所撓耳。夫唯如此則無欲，無欲則無私，恩者私之所畜，怨者恩之所萌，唯聖人能無私欲，無私欲故無私恩，無私恩故無私怨。衆人則不然，以其有私欲故有恩怨。然天下有怨者，聖人以德德之。人之不善者，聖人以善善

之。故民用和睦，上下無怨，此之謂也。仲尼曰：行滿天下無怨惡，聖人豈有怨於物乎。

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難易大細，即上之大小多少也。

夫是非美惡，怨怒恩德，皆生於微漸，無不始於易而終成難，初於細而後成大，使圖度其始易之時，則於終無難矣。營為於初細之日，則於後無大矣。若乃謀於已難，為於已大，則怨怒深而禍亂積，將欲釋難解紛，不亦難乎。

天下難事，必作於易。天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

夫艱難之事，必起於容易，當於容易之時圖之。重大之事，鈴興於微細，當於微細之時去之。事類實繁，不可具舉，故以天下總言之也。嚴君平曰：大難之將生，猶風邪之中人也。未然之時，慎之不來，在於皮毛，湯熨去之，入於分理，微鍼取之，在於藏府，百藥除之，入於骨髓，天地不能變，造化不能治。故曰天下難事鈴作於易。夫大事之將興也，猶水之出於山也，始於潤濕見於漣滴，綿綿涓涓，流為谿谷也。

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上言失道之人，好為難大之事，故多敗喪。此引聖人終不為大者，慎微之至也。聖人不為難大之事，而無為無事，易簡易知，故能成其可大可

久之業也。嚴君平曰：聖人之建功名也微，故能顯幽，故能明小，故能大隱，故能彰志，在萬民之下，故為君王。

夫輕諾，必寡信。多易，必多難。

夫不三思而後言，輕易其許諾者，事衆而信不可然也。不謀始而慎終，多易其行者，難積而變不可推也。可不慎歟。

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夫以聖人之才之德，尚難於細易之事，況無聖人之才德而欲忽之乎。是以世俗多息累而聖人終無難也。嚴君平曰：聖人心默而不動，口默而不言，目默而不視，耳默而不聽，動如天地，靜如鬼神，不為而成，不言而行，進則無敵，退則不窮，身無纖介之憂，國無毫髮之患也。無為之安，必由簡易，故次之以其安易持。

道德真經藏室慕微篇卷之八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九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德經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

夫家國安靜，易為維持，及將傾危，則難守禦。衷心未兆，易謀消滅，惡狀已形，難圖泯絕。孽芽尋脆，易為破除，枝榦既成，難乎拾擊。悔吝幾微

，憂虞易散，凶咎已彰，其災莫追。古本作其脆易判，或作泮。

為之於未有

為謂脩除也。夫家國未傾危，寢心未萌兆，若預為之防，則未然之禍曷由而有。

治之於未亂。

治者，救也。夫孽芽未成，凶咎未著，若救治在先，無巨惡之害矣。嚴君平曰：未疾之人易為醫，未危之國易為謀，萌芽之患易事也，小弱之禍易憂也。何以效之，曰任車未虧，僮子行之。及其傾覆也，顛高墮谷，千人不能安。卵之未拾也，一指摩之。及其為飛鴻也，奮翼凌雲，曹繳不能連也。胎之新乳也，一繩制之。及其為虎也，執韋獸食牛馬，劍戟不能難，羅網不能禁也。故漣滴之流而成江海，小蛇不死化為神龍，積微之善以至吉祥，小惡不止乃至滅亡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，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，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

此三者喻不見幾慎微以致後患也。患不預防，惡不漸杜，其猶植木乎。初生於毫末，可拔而絕之，及其合抱也，本據乎陰崖，梢侵於陽嶺，青青百尋，鬱蔽日月，惡可伐哉。此明自性而生也。又如築臺起土於一畚，可蹴而圯之，及其九層也。聳百仞之高，擬丘陵之大，惡可毀哉。此明積習而成也。又如遠行之人始於跬步，可旋踵而返，及其千里也，長川渺瀰，峻嶺巖嶼、途隘而可畏，路僻而多岐，惡可還哉。此明遠行不止也。《易》曰：履霜堅冰，至此之謂也。九層，古本作九成。

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夫有為於分外則廢敗自然，有為於中欲利則廢敗精神，然而執有好名息至身失，執勇好敵禍來國失，良由不能為之，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。

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

夫事之所敗，敗於有為，不為何敗之有。意之所失，失於有執，不執何失之有。是以聖人措意不在乎小成，而常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為心，自然無為，無執，無敗，無失。莊子曰：南海之帝為儵，北海之帝為忽，中央之帝為渾沌。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。渾沌待之甚善。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，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，此獨無有，嘗試鑿之，日鑿一竅，七日而渾沌死，此為者敗之之證也。

民之從事。常於幾成而敗之。

幾，近也。言世俗之人，雖從務於善事，皆有始而無卒，先動而後惰，功崇近成不隴戒慎，乃復亡敗也。

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此重申戒勸也。夫世俗若能慎末如初，則所為無不成矣。《詩》曰：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

難得之貨謂金玉珠犀也。世俗以不欲為憂，聖人以不欲為樂，聖人貴清靖節檢，世俗貴貪獨奢侈，是以世俗所不欲者，乃聖人之所欲，故視金玉如遺土也。

學不學，復衆人之所過。

世俗損天真以務外學，而失分內之真性。聖人守自然而不學，保分內之天和。然世俗以不學為過，聖人以不學為真學，故曰復衆人之所過也。

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

人生而靜，天之性也。聖人以不欲不學為教者，以佐萬物之自然，使各遂其性，而不敢造為異端，恐失其大本也。

持之無敗者，審其未兆未亂之歡，無失宗法輔物自然，古之善道也。故次之以古之善為道者。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

古之善為道治身化民者，自脩胸中之誠，使道，洽於物而治名不彰，物任其能而親譽莫間也。不欲明其教令，使物欣欣悴悴而智詐萌生，將以導斯民於質朴，而復自然也。此說古之有道，以勸于今也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

民之多智，則姦先生焉。雖有法令而無所畏，故曰難治也。莊子曰：上誠好智在而無道，則天下大亂矣。何以知其然耶，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，則鳥亂於上矣。鈞餌網罟罾苛之智多，則魚亂於水矣。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，則獸亂於澤矣。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，則俗惑於辯矣。故天下每之大亂，罪在於好智。

故以智治國、國之賊；

夫人君任用智詐之臣治國者，必以權謀蠹政為事，政民擾亂是國之賊也。經曰：智慧出，有大偽。又曰：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也。

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

夫人君任用淳德之士治國者，則必以無為，簡易為事，致民安靜，是國之福也。經曰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。又曰其政悶

悶，其民淳淳。杜光庭曰：君猶表也，表正則影端，表邪則影曲，正則人隨而正，邪則人從而邪，邪正淳漓匪由他也。用智謀之臣，則權令興，

用忠厚之士，則風教淳。人化淳和，國乃豐泰，此為福也。

知此兩者，亦楷式。

兩者謂用智與不用智也。夫用智者害政蠹民，為國之賊，以致亡身喪家，是以為不用智者楷模法式也。夫不用智者，德政澤民，為國之福，

以致榮鄉顯族，是亦為用智者之楷模法式也。古本作稽式，稽，考也，謂考古法式。

常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

玄，深也，冥也。人君當知福可任而賊可去，致黔首於富壽，是有深冥之德也。

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然後乃至大順。

夫聖人之玄德，深不可知，遠不可窺，然觀其述似與物違戾，究其理則與民同歸，然後入於自然之境，而無所不然者，謂之大順矣。嚴君平曰：愚智之識，無所不克，清天寧地，為類陰福，衆世莫見，故曰玄德深矣不可量測，遠矣不可窮極，與物反矣，莫之能克。《列子》曰：堯治天下十五年，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，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，顧問左右，左右不知，問外朝，外朝不知，問在野，在野不知。堯乃微服游於康衢，聞兒童謠曰：立我蒸民，莫匪爾極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堯喜問曰：疇教爾為此言。兒童曰：我聞之大夫。問大夫曰：古詩也。堯還官，召舜因禪以天下。舜不辭而受之。此謂玄德深遠，乃至大順也。

善為道者，不逆於寡，德量深遠，如水朝宗，故次之以江海為百谷王。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

開元御疏曰：江海所以能令百川朝宗而為王者，以其善居下流之所致也。

《易》云：地道變盈而流謙，地道用謙則百川委輸而歸往。聖人用謙則庶人子來而不厭。嚴君平曰：江海之王也，非積德累仁加恩惠以懷之也，又非崇禮廣遜飾知巧以悅之也，又非出奇行變起權立勢奮武揚威以制之也，清靜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無求而百川自為來也。百川非聞江海之美被其德化而歸慕之也，又非拘禁束教有介導而趨之也，然所以貫金觸石鑽崖瀆山赴江海而無還者，形偶性合事物自然也。由此觀之，卑損之為道也大矣。百害不能傷，智力不能取，不戰而強，不威而武，默然無為，與萬物市譬。夫谿谷為卑，故能達而不窮，江海處下，故能王而不休也。

是以聖人欲上人，以其言下之。

聖人謂能體江海之下流者，將欲處人之上。必先以其言下人者，知滿必招損。故言則謙柔，名則孤寡，而盛德日崇，大業彌固，自然為物所推舉於上矣。

欲先人，以其身後之。

將欲首出庶物，必須身謙言異。退在人後者，蓋謹身順道，不以先物，故

能為物所推讓於先矣。

是以處上而人不重，處前而人不害。

聖人臨大寶之位，居至極之尊，勞一身而逸萬民，薄眇躬而厚庶物，民皆忻戴，猶以為輕處物之前，民得以治。故人皆悅隨，安有所害哉。

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

夫有道之君，韋生就之，如日望之，如雲推崇。為主而無厭倦，以其謙偽之德所致也。

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謙德化下，下皆化而為謙退也。故聖人常以虛為身，以無為心，心形既空，物孰與爭。陸希聲曰：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之為德，卑以自牧，故江海以謙為德，而為百谷所歸往。聖人以謙為德，而為天下所先上。夫聖人豈欲先上哉，天下樂推而不厭耳。

江海居下流，聖王處謙卑，俗尚強梁，以雌靜為不月，故次之以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

天下皆謂我道大，似不肖。

肖，似也。老氏曰：天下之人，皆言我道虛無廣大，光而不耀，盛德若愚，無所象似，猶如不賢也。

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，久矣其細也夫。

夫獨我道虛無廣大，不為下士所信，故以不賢也。若賢，前使人稱美之，不待于今亦以久矣。若為人所稱美，其道豈足為大邪。莊子云：老子謂士成綺曰夫巧智神聖之人，吾自以為脫焉。此乃老氏不以賢美為貴久矣。傳所謂宵武子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也，近之矣。

我有三寶，保而持之。

雖我道虛無，無所象似，然有三行可以保倚執持，實為脩身治國之至寶，謂下文也。古本作持而寶之，言世人若遵守三行以為珍寶，執持不捨，何所不適。河上公本作持而保之。

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

開元御疏曰：夫體仁惇施，愛育韋生，慈也。節用厚人，不耗於物，儉也。不為事始，和而不唱，不敢為天下先也。

夫慈，故能勇。儉，故能廣。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

聖人以慈為行，勇於濟物，仁者必有勇，不懼之謂也。儉約其用者，必能廣於賑施，所謂節用而愛人也。不敢先於天下，則又能成器用之長。《易》曰：見韋龍無首吉。此所謂大道似不肖也。李約曰：自下行成而昇高業就，故得為天下君長也。

今捨其慈，且勇；捨其儉，且廣；捨其後，且先：死矣。

今世俗則不然，所謂肖者，則與道反矣。皆棄捨慈仁，將為勇義，負氣輕死，以陷物，則過涉滅頂之凶矣。不能愛嗇節用，復為奢泰，貪求廣費，斂掠不足，必政傷財害民，則反招匱乏之患矣。既而飾智以驚愚，脩身以明汙，好處物先，恥居人後，進無謙退之心，動有剛強之志，縱而不止，則犯上作亂矣。此三行皆非大道久長之術，乃致喪家亡身，故曰死矣。

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

夫三寶之中，慈最為貴，故偏欺美也。夫主將用慈，則撫養士卒，可無敵於天下矣。且慈兵入於敵境，不踐果稼，不穴丘墓，不殘積聚，不焚室屋，則人人悅之，若孝子之見慈親。歸降者，若強弩之射深谷也。如是，則何必陳兵野戰而後勝，重門擊柝以為固哉。

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夫天道福善禍淫，善人則自天祐之吉，無不利。經曰：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所以天將救助之者，以其主將能用慈仁衛護士卒人民也。

道大似乎不賢，慈儉誠如不武，故次之以善為士者不武。

善為士者不武，

士，將士也。夫善為將士者，體慈仁，用德義，誅暴亂，振困苦，而不以威武凌孤弱也。

善戰者不怒，

夫善臨戰陣者，雖有甲兵，不得已而用之，苟在應敵，非樂殺人也。以悲哀泣之喪禮處之，豈憑怒而好戰哉。

善勝敵者不爭，

夫善勝者，在德不在爭，師克以和，和則善勝，不以利動，因勢而取也。如魯仲連之吟嘯，熊宜僚之弄丸，善勝者也。

善用人者為之下。

善用人者，以謙不以力，悅以使民，民忘其勞，故用輔弼之臣，則比之股肱心膂，用將帥之臣，則跪而受鉞，行而推轂，先之以德，而後用其力者也。

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也。

夫善為士善戰善勝善用人者，常柔弱不爭，謙以自牧，物竭其能，人盡其用，豈非不爭之德，用人之力乎。彼唱如此，我和如彼，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，不言而四時行，可以配天而代天治物，是古道之極致者也。

不爭之德，法在用兵，故次之以用兵有言。

用兵有言：

老氏痛當世用兵以好戰為本，故舉古之軍志以明申誠。

吾不敢為主，而為客；不敢進寸，而退尺。

兵以先舉為主，後應為客。聖人之兵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故應敵而後起，所以常為客也。進少而退多者，是沈機密用重敵之意也。雖有敵至，我則善師而不陣，自無征伐矣。又用師之法，為主者以起戎為謀，為客者以應敵是務，進雖少漸近於殺，退雖多轉近於生，故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，猶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也。

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仍無敵，執無兵。

夫行師在乎止敵，貴乎不爭，雖止敵，不行殺心也。既無殺心，即我之師，徒抱義以守，故行無行也。又將奮臂先登則若無臂可奮，以其惡殺而尚慈也。夫有道之君，縱有凶暴之寇妄動而來，我則告之以文德，示之以義兵，彼必聞義而退，自然無敵，雖有仍引之威，而無敵可引，故曰仍無敵。敵既遠退，干戈戢藏，雖有執持之儀，而無兵可執，故曰執無兵。

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喪吾寶。

幾，近也。寶者，身與位也。輕敵謂好戰於外，無備於內也。好戰於外，猶有勝有負，無備於內，則必至滅亡。夫聖人在上，誠無敵於天下，然以其時有理亂言之，則敵亦衆矣。何者。《書》曰：撫我則后，虐我則讎。若然者，則天下一國，亦吾敵也。一鄉一家，亦吾敵也。故王者不遺小臣，即得萬國之歡心矣。公侯不侮鰥寡，即得百姓之歡心矣。志士不忘脩身，即神悅而天樂矣。然後可以全吾所寶耳。云幾喪吾寶者何哉。我本慈愛，不樂殺人，不得已而至於無敵，非吾志也。既非本志，則為喪矣。所亡未大，故曰幾喪。

故抗兵相加，一展者勝矣。

抗，舉也。夫兩國舉兵相加也。哀者，慈愛發於衷誠之謂，則由其君之有道也。若夫上存慈愛之心，不失使臣之禮，下輸忠良之節，盡得事君之義，則何向而不勝哉。

兵戒輕敵，其言易知，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。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

經曰：為無為事。又曰：不出戶知天下，不窺牖見天道。又曰：行不言之教。並是無為，分內簡易之道，言則不繁，行則不勞，是易知易行也。

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

莫能知者，下士也。下士欲惡滑潛，但見邊繳，多惑於有為，好攻乎異端，不能除垢止念靜心守一，至於虛無之道，黷闇而不知，茫然而莫行也。

言有宗，事有君。

此釋易知易行所由也。宗，本也，君主也。夫百家之言，言雖殊途，而同歸於理。得理者忘言，故言以不言為宗本矣。萬緒之事，事雖異趣，而同會于

功。成功而遣事，故事以無事為君主矣。此以不言無事為教，豈不易知易行邪。嚴君平曰：夫聖人之言，宗於自然，祖於神明，常處其反在言默之間，甚微以妙，歸於自然，明若無見，聰若無聞，通而似塞，達而似窮，其事始於自然，流於神明，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，清靜柔弱，動作纖微，簡易退損，歸於無為。

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

夫獨無知之下士，好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，聞吾忘言道事之旨，忽去不信而大笑之，是所以不知我之道大而謂似不肖也。嚴君平曰：夫世之莫我知者，非我之道小而不足知，又非我之事薄而不足為也，又非世之好敗惡成喜禍樂息而不我從也。天性與我反，情欲與我殊，智者蹈於情欲，終世溺於所聞，神氣不我安，而心意不我然也。

知我者稀，則我貴矣。

夫至道之言，有宗有君，惟明者知之，故稀少疏闊矣。得是道者，萬物尊之，故曰則我貴矣。開元御本作則我者貴，言法則我者貴矣。嚴君平曰：故其明不我見，其聰不我聞，是以深言反而受謗，大行遠而得毀，獨見之明，不用於世，獨聞之聰，見羞於民，事順神明者，不合於俗，功配天地者，不悅於衆。

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褐，裘也，賤者之服。玉潔潤而比君子之德。夫聖人內蘊道德，喻懷玉也。外無文采，喻被褐也。是以內雖昭曠，外若愚昏，珠藏蚌胎，玉蘊石間，天下莫能知，則我道貴矣。

凡間妄知聖人藏知，故次之以知不知。

知不知，上。不知知，病。

夫聖人稟氣純粹，天性高明，內懷真知，萬事自悟，雖能通知而不以知自矜，是德之上也。中下之士，受氣昏濁，屬性剛強，內多機智，而事夸大，實不知道而強辯，飾說以為知之，是德之病也。莊子曰：不知深矣，知之淺矣，弗知內矣，知之外矣，此亦所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也。

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聖人真知妙本，洞達杳冥，是以六通四闢，上下無常，惓然無心，釋然無累，而又常患。世俗妄執強知之病，動入死地，往而不返者，良可歎息。此明聖人慈心，獨能病患。世俗有此強知之病，其於聖德，何病之有，則是真知不病，而強知病矣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夫聖人者，能知無知達道之機，損聰棄智，實無世病。慈仁哀憫，能病衆生之病者，以其自無病也。使其有病，又安能病衆生之病哉。莊子曰：人莫鎰於流水，而鎰於止水，唯止能

止衆止，受命於地，唯松柏獨也。正冬夏青青，受命於天，唯舜獨也。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，此先能正己，然後能正羣生，猶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也。

強知失道，觸冒致災，災數至而民不畏，故次之以民不畏威。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

夫世俗不畏天威國威，則大威至矣。大威謂死兆也。君子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夫人立身，以畏為本，若以小惡為無傷而不畏，積之盈貫，以致乎大威至而不可逃也。嚴君平曰：大威已至，乃始為善，當是之時，道德不能救，天地不能解，非天之罪也。樂高安大，負威任勢，忘憂失畏，不求於己。故憂於身者不恐於人，畏於己者不制於彼，慎於小者不懼於大，械於近者不悔於遠。

無狎其所居，

古本作狎，習也。所居謂所處也。言畏慎之人，凡居處當擇善鄰，無習惡友，清淨自守，卑退自持，災禍莫干，形全神王，斯畏慎之深也。開元御本作狹者，謂寬其所居之處，不可強梁自處，在乎和光容衆，不逢於物也。舊說曰神所居者心也。人當忘情去欲，寬柔其懷，使靈府閑豫，神棲於心，身乃存也。

無馱其所生。

馱，惡也。道所生形，故曰所生。夫人不可馱惡其道，當服勤尊仰，畏道畏天，則可永保元吉。若縱其欲，馱道慢德，禍不旋踵矣。舊說身所生者神也。人由神而生，所生謂神也。神明託虛好靜，人能洗心息慮，神自歸之。若嗜欲黷神，營為滑性，則神氣散越而生亡。故勸令無馱所生之神，以存長久之道也。

夫唯不耿，是以不默。

夫獨畏道畏天之士，惟精惟一，造次必於是，類沛必於是，安有歌惡怠惰之心，是以天道密祐，降之百祥，是故交相保愛而不狀惡也。開元御疏曰：惟精惟一者，《尚書·大禹模》 舜命禹踐位之詞也。日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危則難安，微則難明，惟精惟一，可以允執厥中也。

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

夫聖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，省己心原，自知善惡。澡雪滌除，使塵垢不入其合，是之謂自知也。既而體道淵默，晝夜動行，不賈街才能，燻亂於物，恐其違理失當，同乎不畏威者也。

自愛不自貴。

聖人葆愛其身，知身乃大道之所生，不縱嗜好，畎惡息惰，傷於至理，虧損形神，是之謂自愛。若乃貪厚味美服，好色音聲肆，情性之所安，耳目之所

娛，自貴而賤物，是狎其所居而不能清靜自守，豈畏慎於細微者也。

故去彼取此。

若去彼自見自貴之僥縱，取此自知自愛之畏威，得尊道奉天之理不厭惡於人，是故威罰外消，生道內足也。

不為為惡務於勇殺，故次之以勇於敢則殺。

道德真經藏室慕徹篇卷之九竟

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十

碧虛子陳景元纂

德經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

剛決為勇，鈴果為敢，夫剛毅之人，無所畏忌，見威不懼，必果無迴，恃其兇頑，便施誅戮，故曰勇於敢則殺。夫懷道之士，謹於去就，檢身知退，靜順柔和，弗敢有為，不忍殺傷，故曰勇於不敢則活。

知此兩者，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，是以聖人猶難之。

兩者謂敢與不敢，殺與活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聖人以慈為實，而不樂殺人也。死者人倫之荼毒，含生之類皆惡之。勇於果敢者殺之道也。勇於慈仁者活之道也。若以此義守而不變，是未明天地殺生之權也。今日或利或害者，是於殺活有所未定邪。夫人為不善於顯明之處，人得而誅之。為不善於幽閑之所，鬼得而殺之。此雖大聖之慈，天道之仁，不能憫救也。若乃宥而赦之，必有反報之禍。夫有可以殺而殺之者，有可以活而活之者，有可以殺而不可殺者，有可以活而不可活者，有活之而為禍者，有殺之而為福者，何邪。然天之所惡，而人孰知其故。若非體真造化，安知禍福之端，利害之元，雖有聖人之明，猶難於勇敢之事，況非聖人而敢私心殺活哉。故猶難之也。嚴君平曰：凡此二功，勇敵敢均，計策外馳，射身相非，與天異意，與地異心，奮情舒志，各肆所安，或以千乘變為亡虜，或以匹夫轉為君王，故物或生之而為福，或生之而為禍，或殺之而為福，或殺之而為賊，二者深微，莫能窮測也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

大天道自然平施不逆萬物，而萬物自專之，豈與人校其敢與不敢，殺與活哉。然而人自服從者不與物爭，而能善勝者也。所謂勝物而不傷二田勇敢也。

不言而善應，

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福善禍淫之應，信不差矣。

不召而自來。

天道高遠，又無言教，何嘗呼召萬物，而萬物皆背陰嚮陽，春生秋實者，陰陽生殺之正令也。

默然而善謀。

開元御本、河上公本並作譚然。嚴君平今作默。王弼本作坦。夫天道寂默無情，至公不二，行吉者以吉祥報之，行凶者以凶祥報之，其於人倫生殺之威，象緯行度之軌，未嘗差忒，豈非善能謀畫者也。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張自然之羅，故曰天網。縱太虛之寬，故曰恢恢。四達皇皇是謂練，幽明難逃是謂不失也。

勇敢則殺，常不畏死，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。

民常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

不畏死有二義，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。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。夫人生而靜天之性，樂生惡死人之常。耕而食，識而衣，安其居，樂其業，養生葬死，此世之常禮也。夫民存常性，官守常法，而無枉濫，皆得其死。民生死得常，則何畏之有。逮德下衰，不能無為，禁網繁密，民不聊生，盜竊為非，欺給生亂，小恐惴惴而懷驚，大恐縵縵而忘死，如何刑法滋深，主司暴酷，更以大辟族誅之令恐懼良民哉。古本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。

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。

畏死亦有二義，養生謹慎之人畏天死而脩德也。造惡偷安之人畏刑死而矯法也。且人之自然也，舍舖而熙乎，憺怕鼓腹而遊乎。混茫而不知老之將至，此順化之民也。今乃法令滋彰，動入死地，是使民常畏死也。民畏死則偷安其生，而興奇變姦詐之心以矯其法令，姦詐生而禍亂作，則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，斫其姦詐絕蹤，誰敢犯之者也。

常有司殺者殺。

河上公曰：司殺者謂天居高臨下，司殺人之過。天網恢‘恢，疏而不失。言天鑒孔明無所不察，何須椎相椀斷深嚴刑典也。杜光庭曰：司主也，大之養人也。厚愛人也。至南宮丹籙賞善而司生，北官黑簿紀過而主死，天地萬神司察善惡，以懲以勸，俾其革惡而遷善也。故有功者延年，有罪者奪算，毫分無失，如陽官之考較焉。天有司命四司之星，在虛危之間，主人功過年壽，所謂天之司殺也。斜察罪福，使世人知脩善戒惡焉。人君以善教人，動懷慈恕，其不善者，天之司殺當自殺之。天網寬大，疏而不漏，違天反道，於何逃罪哉。

夫代司殺者，是謂代大匠斲。

夫主司荷察、專任刑法，峽代造化生殺之權者，如拙夫之代良工也。

夫代大匠斲，稀有不傷其手者矣。

夫以拙夫而代良匠斯木，豈唯殘材毀撲，抑亦傷手碎指矣。以喻主司代造化生殺之權，而輕肆其刑政，不惟俟害良民，抑亦斷喪和氣。夫天道高明，人

識近蔽，用近蔽之人代高明之天，以政物理繆誤，而失自然之治矣。

民不畏死，惟懼於飢，故次之以民之飢。

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。

夫民者，國之本也。政令煩則賦斂重，民貧乏則國本弊。是以君待民而食，上資下而立，君稅取多則上下同飢。剝下盈上則君人俱弊。杜光庭曰：立法垂憲，古有明文。食也，充君之庖。稅也，輸國之賦。什一之稅，務在其輕，賦重則民貧，賦輕則民足，民足則國泰，民貧則國危，理在酌中，法無太酷，所以鑄刑書而物怨，作丘賦而邦貧，齊侯以重欽致亡，田氏以厚施成霸，皎然目君宜鑒焉。

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

有為則政煩，無為則簡易。易則易從，煩則難治。夫上有擊鮮玉食之馱，則下有腐埃糟糠之美，網密令苛，故難治也。

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

夫政令煩苛，賦斂重大，而民亡本業，亡業則觸法犯禁，輕就死地，以其各求養生之具太厚，致有蹈水火而不懼，逆白刃而不驚者，故曰是以輕死。

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

夫貪生趨利，如羊就屠，自速其死耳。獨有外形忘生者，處阜隸而不辱，食草薺而常甘，雖世事嶮巖，亦陸沈而安隱，是有以異乎貴生者也。貴生，益生也，又自貴也。目貴其生者，謂身欲安逸，口欲厚味，形欲美服，目欲好色，耳欲音聲，若不得，則大憂以懼，以至乎過責分外而輕入死地也。

民飢則精神散而輕死，足則柔和全而重生，故次之以民之生也柔弱。

民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

夫民之生也，含元和之氣，抱真一之精，形全神王，故其百骸柔弱。及乎死也，元和之氣散，真一之精竭，形虧神亡，故百骸堅強也。

萬物草木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

夫萬物草木生也，則天地之氣流行乎內，陰陽之液潤澤乎外，故春條青青而可結，夏葉敷榮而可巷者，柔脆也。逮乎死也，則天地之氣消散乎內，陰陽之液乾燥乎外，故秋實丹黃而凋落，冬枝焦朽而可折者，枯槁也。前明有識，此舉無情。無情者，以氣聚散為榮枯。有識者，以道存亡為生死。

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

開元御疏曰：草木生則柔脆，死則堅強，則知人為堅強之行，是入死之徒，為柔弱之行，是出生之類也。嚴君平曰：陽氣之所居，木可巷而草可結也。陽氣之所去，水可凝而冰可折也。故神明陽氣生之根也。柔弱物之藥也。柔弱和順生長之具，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。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，故堅強實死之形

象，柔弱潤滑生之徒類也。

是以兵強則不勝，

玉真曰：夫兵者，凶險之器，鬪爭之具，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。兵強則君逸而將僑，將僑則卒暴，以逸君御僑將，僑將臨暴卒，且敗覆之不暇，何勝敵之有哉。故桀、紂以百萬之師而傾四海，始皇以一統之業而喪九州，項羽忽霸而遽亡，王莽既篡而旋滅，符堅狼狽於淮水，隋煬分崩於楚宮，此數家之兵皆多至數兆，少猶數億，無不恃其成以取敗，此皆兵強不勝之明驗也。又兵者求勝非難，持勝其難，唯有道之君乃能持勝。向數君之敗，皆由不能持勝之過也。

木強則共。

開元御疏曰：木本強大，故處於下，枝條柔弱，共生於上，蓋取其柔弱者在上，強梁者在下故也。

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夫木之強榦大本常處於下，柔條弱枝常處於上，木猶如此，況於人乎，況於國乎。

生氣存則柔弱，柔弱者謙之道，天道好謙，故次之以天之道。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。

開元御疏曰：天道高遠，非喻莫明，故舉張弓之法，以昭天德之用。

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

開元御疏曰：夫弓之為用，當合材定體，令弛張調利抑高舉下者，為架箭之時準的也。損有餘與不足者，為發矢之時遠近也。如此則命中矣，次結歸天道。《易》曰：立天之道日陰與陽，陽主升，陰主降，陽升極天則降，陰降極地則升，此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。天道盈虛一章七閏，損日之有餘，補月之不足，日月寒暑，一往一來，則歲功成矣。人君當法天道，抑強扶弱，損有利無，故舉虧盈益謙，欲令稱物平施爾。嚴君平曰：夫工人之為弓也，無殺無生，無翕無張，制以規矩，督以準繩，弦高急者寬而緩之，弦弛下者攝而上之，其有餘者削而損之，其不足者補而益之，弦質相任，上下相權，平正為主，調和為常，故弓可秤而矢可行。夫按高舉下，損大益小，天地之道也。

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，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

開元御疏曰：此明人道不能同天道之損益，而哀多益寡也。在易之損下益上日損，損上益下日益，以下為本也。損下益上，其道上行，夫在泰卦，而損下益上遂變而為損。損上益下，民說無疆，夫在否卦，而損上益下遂變而為益。此聖人設卦觀象之法也。

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，雖有道者。

此設問答，詳解其義。問曰：誰能同天道下濟以卹於人，噉損有餘之爵祿，以奉天下孤寒不足之人乎。答曰：唯有道之士、聖君、哲人，乃能然也。而言奉者，明聖君居物之上，心不忘下，一如卑者之奉尊，不以高貴加人也。

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

夫聖人者，圓通為智，因物為心，整萬物而不為義，澤及萬世而不為仁，長於上古而不為壽，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，豈以己所施為，矜恃其美，功成事遂，固處其位哉。夫惟不恃不處，故能為韋材之帥也。

天道益寡損餘，抑高舉下，唯有道者法之柔弱，故次之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。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

夫天下之物，柔弱之極者，無過於水，而貫金石攻堅強，無有能勝之者。又為人。壅止次流，處方置圓，坎險高下，汙瀆百數，以其柔弱之性，終無以移易之。

故柔勝剛，弱勝強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

夫水之滅火，陰之制陽，舌柔而存，齒剛則折，此天下莫不知，世俗之所共聞也。而乃各師其心，莫能行其柔弱之道，老氏所以重歎息，故引聖人之言，以明柔弱之行也。

是以聖人言，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。

聖人言者，三墳之遺文也，或老氏謙辭。言人君能含受垢穢，引萬方之罪在余一人。余一人有罪，無以汝萬方，則民仰德美而不離散，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。《鴻烈解》曰：晉伐楚，三舍不止，大夫請擊之。莊王曰：先君之時，晉不伐楚，及孤之身，而晉伐楚，是孤之過也。若何其辱。韋大夫曰：先臣之時，晉不伐楚，今臣之身，而晉伐楚，此臣之罪也。請王擊之。王倪而泣涕汙沾，超而拜韋大夫。晉人聞之曰：君臣爭以過為在己，且輕下其臣，不可伐也。夜還師而歸。此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一也。帝王立國，左宗廟而右社稷，宗廟以尊祖配天。社稷以尊稼穡。備棄盛為生民粒，食之本也。人以食為天，故有國必先社稷，而王者為之主也。

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

人君能謙虛用柔，受國不祥，則四海歸仁，六合宅心，是謂天下王矣。傳曰：山澤納汙，國君含垢是也。《鴻烈解》曰：宋景公之時，熒惑在心，公懼，召子韋而問曰：熒惑在心何也。子韋曰：熒惑，天罰也。心，宋分野。禍且當君，雖然可移於宰相。公曰：宰相使治國家也，而移死焉不祥。子韋曰：可移於民。公曰：民死，寡人誰為君乎。子韋曰：可移於歲。公曰：歲，民之命。歲飢，民必死。為人君而欲殺民以自活，其誰以我為君乎。寡人之命固已盡

矣，子無復言。子韋再拜曰：敢賀君。天處高而聽卑，君有君人之言，三天必三賞君，今夕星必徙三舍，舍行七里，故君延年二十一歲。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是夕也。星果徙三舍。此受國不祥，為天下王也。

正言若反。

夫能行柔弱，則為君主。尚剛強，則招禍咎。聖人受垢惡，永保元吉。世俗樂美榮，終致灾凶。正言俗意不反如此

水之受垢，衆惡皆和，故次之以和大怨。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。

國君不能無為謙弱，民乃多欲好爭，遂使輕生殉死之徒，攘臂於道衛，而國君設教立法以繩之，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。以和報其怨而翻濟其怨，有怨而和之未若無怨而不和也。徒知和其大怨，而不省其大怨之所由興，雖和之以至公，而不免有餘怨。是猶代大匠斷木，稀有不傷手矣。若乃以無心至德報之者，幾乎造物哉。

安可以為善。

夫聖賢本以刑政和報其怨惡，奈何姦詐愈甚而怨望益多，如是則安，可以為善哉。

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於人。

陸希聲曰：古者結繩為約，而民不欺，破木為契，而民不違者，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也。聖人之心與百姓心猶左右契耳。契來則合，而不責於人，故上下相親，怨用不作。李榮曰：古者聖人刻木為契君執其左，臣執其右，合之以為信。不復制以法律，故不責於人。不責何怨和之有。

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

徹，通也，道也。司，主也。有德者謂中古之君，無文書法律，但刻契合符以為信約，而民自從化，故稱有德也。無德謂遠古之君，德大無名，物皆自然，穴處巢居，各安其分，其君無思無慮，朝徹見獨，不為不恃，道冥德淵，無契可司，但司其通徹而已，故稱無德焉。此杜光庭說也。舊說以徹為跡，或謂作軌，法以通人則凋弊生，故曰無德也。今法取杜說為長。

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天道無私，惟善是與，所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是以上善之人自然符會，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。此復太古之風也。

和怨則怨未盡，息怨則無為，無為則在小而不貪，故次之以小國寡民。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。

什，伍也。伯，長也。器，材器也。夫國小能自守，民寡能自足，可以反乎太古矣。使民各有部曲什伯，令其貴賤不相犯，由君之無為，故民資業豐盛

，材器偉奇，而無所施用。此至治之極也。

使民重死，而不遠徙。

君無為則德化淳，民質朴則不輕死崇本棄末，耕食織衣，各戀舊鄉而不遷徙，雖軒皇几蘧之治，不足過也。

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。

剡木為舟以濟水蓋適遠之用也。蓋適遠之用也。今論守道之君，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不相侵奪，不相貿易，有舟有直，棄而弗用。莊子曰：至德之世，山無蹊隧，澤無舟梁，萬物韋生，其鄉此之謂也。

雖有甲兵無所陳之。

甲兵所設，本以討逆臣、禦亂寇而已。君既無為，下乃守職，百姓不撓，四境帖然，則甲兵無所陳設也。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開元御疏曰：古者書契未興，結繩紀事。《繫辭》曰：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。結繩之代，人人淳朴。文字既興，詐偽日漸，今將使人忘情去欲，歸於淳古，故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

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

夫君上無欲而民自樸，嗜好不生，民乃知足。雖蔬食草藜羹而飽滿淡味為甘。葛衣鹿裘而溫涼無文為美。茅茨蓬蓽而風雨不侵為安。南炎北沍而水土任適為樂。自然俗無夭傷，土無札癘也。

鄰國相望，雞犬之音相聞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。

鄰國相望，言郡縣相接也。雞犬相聞，謂民豐境近也。民至老死，言無戰敵而壽終。不相往來，猶魚相忘於江湖，人相忘於道術，此可以同赫胥尊盧氏之風也。

民各知足則信實而不華，故次之以信言不美。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

信實之言，淡乎無味，其猶水也。淡則能久，不美者以其質也。美好之言，甘而滋溢，其猶醴也。甘則易絕，不信者以其華也。

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

善於心者貴能行，不辯者本其素樸。辯於口者貴能說，不善者滯於是非。

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

夫知者謂知道也。明理知本，得其要而已，何必博乎。所謂少則得也。《西昇經》曰子得一而萬事畢，無心得而鬼神伏也。博謂博通物務，攻異端求彼是而已。不知者謂多則惑也。莊子曰：文滅質博，溺心是矣。

聖人不積，既以為人，己愈有，既以與人，己愈多。

積者，蘊聚也。聖人道濟天下，不蘊德以自高，積而能散，不蓄財以自潤

。既不滯功於外，亦不聚智於內，二者俱通，故曰不積。莊子曰：天道運而無所積，故萬物成。帝道運而無所積，故天下歸。聖道運而無所積，故海內服。夫聖人所以不積者，演道德以為人，人受其益而聖德愈明，如鑑照人不藏好惡，而鑑之明未嘗少減，此喻內智也。分財利以與貧，貧受其賜而財愈多，如井任汲普蒙利潤，而井泉清徹不竭，此況外功也。開元御本二句並作既以與人。

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

天道陽也，故好生而惡殺，春夏生育之，秋冬成熟之，是利而不害也。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夫聖人之道，在所施為也。所為順理，不與物爭者，是以法天道而然也。

信言不美，絕辯忘言，強名復泯，還歸妙本也。

右老氏經二篇，統論空洞虛無、自然道德、神明太和、天地陰陽、聖人侯王、士庶動植之類，所謂廣大而無不蘊，細微而無不襲也。約而語之，上之首章，明可道常道為教之宗，叔體而合乎妙。上之末章，以無為無不為陳教之旨，叔用而適乎道。故體用兼忘，始末相貫也。下之首章，明有德無德為教之應，因時之澆淳而次乎妙也。下之末章，以信言不信言為教之用，任物之華實而施乎道也。是以因時任物而不逆不爭，是有其元德而大順於造化，復其常道而入於妙門者矣。

道德真經藏室慕微篇卷之十竟